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李文貞公（光地）年譜

李清植纂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本書 承香港

中山圖書公司惠借影印謹此致謝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為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冊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為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為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道光乙酉春鐫

文貞公年譜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目錄

Wt215/07

李文貞公（光地）年譜	李清楨纂
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	張大昌輯
清代七百名名傳	蔡冠洛編
清代四名家書（林則徐·彭玉麟·張之洞·李鴻章）	周維立校
紅杏山房遺藁	宋 淵著
梁節菴（鼎芬）先生齋稿	楊敬安輯
張提法公（學華）年譜	張澍棠撰
天嬰室叢稿	陳訓正著
西征紀事	甯協萬著
近代史事與人物	沈雲龍著

文貞公年譜上

孫清樞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開之

徐元夢善長 梅穀成玉汝

門下士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全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崇禎壬午秋九月癸酉公生

公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先世居劍州相傳爲

唐江王元祥後初祖君達始遷安溪縣感化里
之湖頭鄉六世祖樸菴公好義樂施鄉國歸仁
祖念次公邁德種善實修樸菴之業至考贈公
益本之以孝誠澤之以學問誼行卓卓具載家
乘公在孕時山海訏沸母吳氏避居於外氏之
華地鄉以九月初六日亥時生公因以其鄉名
名公云

癸未公二歲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歲

二年乙酉公四歲

未就塾已識字見關侯廟有忠義二字輒取炮
炭摹肖之

三年丙戌公五歲入幼學

讀書倍文穎悟過人

四年丁亥公六歲

五年戊子公七歲

是年從母就學於外祖家外祖教以詩卽能曉
其體製一日外祖與客碁以碁命賦公立成一
截云棋子十六雙伍位皆相同連呼過河去一
戰似有功有先達聞其奇穎邀與相見器度儼
若成人先達接以賓禮

六年己丑公八歲

季父西岡指幅畫爲對曰一幅丹青繪盡古今
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應聲曰兩道乾坤曲

成天地閒走飛草木陰氣陽氣其夙負襟抱如此

七年庚寅公九歲

塾課之暇季父西岡夜授以離騷成誦卽知大意及後陷賊幽累中以代歌謠遂能徵事詰文訂舊說而抒新義

八年辛卯公十歲

九年壬辰公十一歲

三身公年譜 卷一
十年癸巳公十二歲

日命五題自辰至酉楷畢居然大篇

十一年甲午公十三歲畢誦羣經

聰慧益開而鋒鐔斂戢循循恭謹侍坐於長者
日暮不敢就寢

十二年乙未公十四歲夏六月陷於賊

時鼎革未幾鄭氏假託殘明沿海爲寇山賊林
日勝乘亂竊發結黨仇窟穴巖嶮閉四出侵暴

贈公偕弟西岡挈家避跡山堡適賊黨出掠別
堡西岡捕之賊以爲憾乃夜掩堡盡劫老稚兒
女十二人以去獨贈公走脫賊挾質索贖公祖
念次公財竭意憊至十一月竟以憂殞於是仲
父漁仲久以官事羈於劍閩家喪亂奔歸旣卒
哭身詣賊議贖日勝獨指公謂曰是兒偉器君
無惜貲也。贈公旣走脫徬徨山澤間嘗遇族
姪家辨色辭去忽值雲雷轟黑嘿誓於天從此

走三十里身不露濡者家無害則見濛雨四垂
遵霞光一線而趨須臾抵寓自雨中振出縞衣
麻履訖無滯淖坐頃而街勝如川矣事見漁仲
盤嶼集中

十三年丙申公十五歲秋七月癸丑自賊拔歸

漁仲既輸贖賊望難厭訖無見還意乃募鄉壯
先後破賊砦十數舉家十二口以次拔歸日勝
蹙甚歸命於官漁仲事累見集中○公之陷賊

也舉止軒軒異常兒時取賊兒書讀日勝異之
每過堂下必起立加敬一日日勝閱其衆公投
以詩有戟插雲天疑雪結師行地水似風來之
句日勝顧其黨曉文義者命爲解說歎曰真英
物也及連破於我日勝遷竄無恒處猶謹挾公
以居奇故公最後脫日勝嘗遣其從子林光詐
漁仲以冀緩師曰已殺君第四姪矣再戰則諸
兒皆將不免漁仲不意爲虛喝也遂斬之以相

當日勝聞則大怒拔劍擬公其黨莊進曰素日
常獨奇此子奈何爲德不卒耶日勝曰然則落
其大指劍落矣進急持之曰是兒年幼指落斷
無生理就令幸活終身無用也且李氏勢熾所
以未窮其銳者子在故耳卒聞子殘鬪必益力
我軍其能支乎日勝乃投劍而罷○賊嘗以公
竄伏山巖穴中漁仲察賊逃於石穴而不知公
亦在也盛以鬱火之煙迫之賊輾轉且死見公

無恙而問故公教之曰伏身以面貼土上只離
分寸則烟氣不侵矣賊從之亦免公於幼時便
體察物情如此

十四年丁酉公十六歲

有郡先達者客於湖公以宿構文就正先達曰
詞順矣氣未充也指而授之公退而摩揣逾旬
質以新構先達曰氣充矣神未赴也又指而授
之公退而摩揣逾旬質以新構先達喜復謂曰

文章之道譬如畫龍其睛一點破壁飛去今君
文已能神氣相團結然必人以眼視文若文中
之眼尚未能以視人也因傾示以單微之解公
領畧契會愈肆其力由是文日益進

十五年戊戌公十七歲

贈公貧無宅舍僦居於洋山砦中是春病疝大
劇每深夜公輒陰啓砦櫺長跪致禱一夕感異
夢若有告者曰尊人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

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自是贈公疾漸瘳。公嘗曰吾年十七值秋熱病痢幾殆已愈乃立志向學

十六年己亥公十八歲始講性理之學

季明風氣雜駁破棄繩尺爭脫畧爲名高動以程朱爲詬病贈公獨喜蓄濂洛關閩及同郡蔡林諸先賢書雖橐無贏貲而購輯不擇價公旣厲志首抽性理之編專心一力每夜手錄數千

言晝則熟誦精思窮極深微遂毅然希蹤前哲
敝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尊卑閒憚之聞
公來則裸者衣謹歟者息因噪爲假道學公聞
之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勉
厲自持非可謂假且特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
道學也。是歲娶夫人林氏

十七年庚子公十九歲纂四書解一部

十八年辛丑公二十歲補諸生纂周易解一部

公嘗曰吾年十八時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時手
纂四書一部二十時手纂周易一部於諸家同
異條分縷析用爲熟研覃思之地終身得力此
實根基。因讀參同契至千周燦彬彬萬遍將
可觀曰此古人讀書法也卽用以讀參同遂通
其義凡丹灶爐火之說龍虎鉛汞之喻皆近取
諸身儒者有取焉又因龍虎悟龍馬之義蓋公
平生好易實於參同有啓發之助云

康熙元年壬寅公二十一歲

讀書妙峯山譜太極通書相表裏圖

二年癸卯公二十二歲補廩膳生

歲試第二名。是歲冢子鍾倫生

三年甲辰公二十三歲始注洪範又著卜書補義

疑蔡傳與洛書不相應乃以三區之以九列之

其說與西山真氏合而倍加精當

四年乙巳公二十四歲輯歷象要義

初讀易至大衍一段諸家多以歷法推論欲檢
勘言歷諸書而家僅有史記頻年借貸稍稍撫
集至是乃纂諸家之要及它書論之合者末附
以歷論八篇備一家言

五年丙午公二十五歲夏始明律呂之學

初讀性理大全惟律呂新書遽難曉了乃入山
齋日夜推研勸極則隱几未嘗就榻閱半月以
事暫輟已而又然及是歲大比復舍帖括專勤

益倍浹月遂明其學

秋八月舉福建鄉貢

主考吳公國對王公汝斐同考王公三薦吳公
戊戌及第第三人有知人之鑒是冬公與同榜
吳君會芳偕計道遇吳公通謁吳公曰吳君已
得兒否對曰未也吳公蹙然曰君相非壽善自
愛因指公曰李君精魄內凝神餘於形此大器
也君宜以爲楷速庚戌吳君復與公偕第竟歿

京師吳君爲人多可紀集中有其狀

六年丁未公二十六歲

是春會試同考陳公論得公文薦而不售公歸
途出故城縣見其文廟傾圮卽竭餘齋倡修
之。先是贈公被仇誣官沒於賄累歲莫直公
至家逞身代理於福州遇太守王公之儀得白
之儀遼陽人狀貌魁奇持廉節豎風操卒死耿
逆之難贈太常寺卿。是歲仲子鍾倫生

七年戊申公二十七歲

是歲季子鍾佐生

八年己酉公二十八歲

是冬偕計至京師同郡先達王公命岳私發策
試之以強藩世及爲憂公所對王公深加激賞

九年庚戌公二十九歲春三月登蔡啓遵榜進士

主考魏公裔介龔公鼎尊王公清田公達吉同

考衛公旣齊

夏四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殿試時大學士馮公溥得公卷摩挲甚謹曰以是冤多士已而他讀卷者吹求微疵乃置二甲第二名馮公旣出遇富公鴻基述其事富公曰余卿也是賅瞻忠誠君子質文無害年尚少天下才也及選館職有旨試詔一道公考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

十年辛亥公三十歲始見顧炎武聞音韻之學

公以歷論八篇就正於衛公既齊衛公以示顧
氏顧氏曰元人之文也誰爲爲之者幸一識之
衛公乃見公於顧氏顧氏與縱談點畫聲音古
今訛異之原公心識其說顧氏又曰讀書須整
片讀僕平生零綴碎補遇連篇文字則不耐竟
讀此大病也當以爲戒顧氏先代遺叟集中有
其傳○左都御史魏公象樞雅與公相重間日
會讌既久益歡一日魏公退朝意甚悅曰乃

者 命薦士有董漢策者嘗見答於令長范公
承謨猥以其人應 詔今日科臣甯爾講彈之
是也公曰令長白黑不分久矣士之蒙汙豈可
概量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而答不畏彊禦之
人此其過在答者乎在受答者乎縱使年少不
謹率德改行亦不當答其既往且

上春秋方富求治日新首開薦舉之門可爲復古之
漸抑遏其端愚未覩其便魏公爲之嗟服○庶

吉士散館例需三年是冬

山陵役竣以

升祔禮成覃有恩數同職或議丐請先期散館公執
不可曰三年學猶不足豈宜以躁進而壞舊典
乎議以不行

十一年壬子公三十一歲春進河洛圖說

諸翰林承旨各進所學公進是編大旨謂天
地之著作在圖書聖人之著作在易範河圖顯

陰陽二氣主於流行流行則變化不窮而屈伸
往來因乎時洛書備三才主於定位定位則一
成不易而範圍參贊存乎道伏羲作易盡二氣
之變也故自二以極於八而卦成不用五十以
爲之本神禹敘範備三才之道也故自三以究
於九而疇備獨重中五以建其歸與舊說河圖
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者異詳見
集中易範諸書。先是鄉人有謝瑞者僑蘇州

一夕夢公親捧一函其第二章經三緯九矇矓
中猶記三字曰夏后氏公寄德公格勒詩云謝
翁居閭門夢我捧冊秘一卷獻當宸宛如夢所
記卽指是也是年公又自夢神人賜冊中有一
語云賜長兒特上青霄冢男墓誌所述指此公
平生所感異兆甚多非集中所述故不載載其
述者以使後之讀公集者知所由云

秋九月散館考第一改授編脩

衛公既齊精於韻學公日從之遊以與顧氏之說相參證故於習國書獨能易人所難探討其條理而心融貫之比散館遂冠等倫逮晚年所著韻箋及音論等篇大抵皆闡明顧說至以收聲釐韻部以五聲切衆音則補顧氏所未發得於國書者爲多

冬京察最其列

十二年癸丑公三十二歲春充會試同考官

取中唐四表等九人

夏五月以省親丐假

道聞尚可喜請撤藩覲京吳三桂耿精忠繼之
廷議悉如其請憮然曰旦夕其有變乎比至家
耿逆反形漸露總督浙閩范公承謨者忠義人
也公密貽以書畧謂公不離肘腋若變起倉卒
必爲所制不如以閱操閩安爲名整師出城疾
走洪塘溯流而上直駐延平控其上遊彼必不

敢遠動徐而圖之其變可弭范公得書徘徊不
能決密報曰所畫是也吾自度不足以辦吾義
惟與此城共存亡耳明年三逆果皆叛范公遂
爲耿逆所囚卒被害

十三年甲寅公三十三歲避耿鄭二賊之亂遜匿
荒谷

耿逆既蓄異志思收羅才傑之士聞公回籍再
四以王諭召公公雖知變在旦夕然迹未彰灼

辭不獲已乃赴省一見輒告歸耿逆不聽公之
行也贈公與閩門皆知其危甚以爲憂公將行
時與仲父漁仲約度至省三日便以贈公疾劇
走信以給耿逆於是請於贈公贈公然之具書
遣僕許順齋達公所公執書泣請於耿逆始幸
見許公出卽首道疾走泉州僑寓北門三月望
日耿逆叛提督王進功以泉州應之走福州計
事公乃密就城守遊擊賴玉謀結海澄公黃芳

度據泉漳連兵以擊耿逆後於是遣僕張誥走
漳州報海澄公而叔父白軒入永春族弟賜卿
入安溪陰集衆以待事會玉不密見殺計不就
至六月鄭經遣僞將吳東入泉州公乃奉兩親
遯跡荒谷合門野服深匿有楊芳者公熟識也
鄭經使來說公前後三至公以死拒之

十四年乙卯公三十四歲上蠟丸疏

疏曰臣自二賊構亂遁逃山谷賊遣人延致至

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汙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屏危尚未知能幸全腰領以再瞻

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一
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
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此時官軍誠宜
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
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道不可不審也

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
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
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
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
霞連湘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
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
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汀贛
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

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
贛州至汀州數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
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所
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
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
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
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臣乞密馳 詔旨勅
總兵官閒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

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
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烏湯雖然
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尚冀幸於萬一仰惟

聖明照亮又爲書與富公鴻基言二賊交毗勢且狡
憤相戕若叩關過之必生內變可無折矢而下
因請大師入閩禁屠戮以慰殘黎疏及書旣具
時賊熾譏嚴道梗難通乃細作蠅頭謄片紙上
蠟裹爲丸遣僕夏澤齎之閉道由五福以行叔

父白軒護出西江界上經年始得至京富公以

聞

上得丸動容手削出疏嘉歎久之以疏遍示羣下曰

此真忠臣也所上機宜輒下羣帥予施行

十五年丙辰公三十五歲秋九月耿精忠降

是秋八月公夢三鳥犯日啄處光蝕頃刻垂既

俄而兩鳥交鬪投西南去一鳥徬徨自逝日漸

復光以意占之曰日者君象鳥者逆象也意者

耿鄭不久而交惡三桂旋踵而亦亡

聖天子必能手定太平方驚喜閒身至日境甬道如
浮煙行至堂見關侯儼然當坐因前述所見及
所以占之之說且祝曰兆信有徵者神惠首肯
果領之至再祭關侯文所謂示日之晦者指此
未幾耿鄭果敗約自戰於汀州鄧武及九月關
門以糧竭輸款大師追奔至福州耿精忠降
是歲編等韻便覽

公既通國書及顧氏音學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習用者依等韻字母編爲便覽

十六年丁巳公三十六歲夏四月特遷侍讀學士
二月大師復泉州途復漳州鄭賊悉遁三月公
見和碩康親王於福州四月得旨超授侍讀
學士大師入泉州時因公前請禁屠戮又旨
下主兵者以公忠貞令保護其家故按堵愈於
他郡他郡猶頗不戢失民心公先幾憂之語所

知曰吾懼時事之尚未輯寧也

秋九月還 朝道丁父惟念公憂奔喪歸

閩亂時贈公日夜憂苦舌生皴皴比亂平猶不可愈公察贈公神觀異常且戊戌距今計二十
年心疑二指之夢憂怖不敢違膝下而贈公以
國知深厚趣公入 覲公雖婉託百端贈公素方
嚴大義質責公不得已奉命以行公旣首途贈
公入而垂涕太夫人請曰促令行者夫子意也

三
身
今又何泣焉贈公曰吾自覺已衰度不久於人
閒世直以人臣義無私顧故勉而自割冀以成
全其志家之節耳太夫人亦泣數行下公甫達
福州卽聞訃奔歸居喪一如禮經

十七年戊午公三十七歲春正月葬考惟念公

墓在安溪崇善里谷口鄉贈公所自營兆也公
遵遺命旣虞而後卒哭是時鄭經僞將劉國軒
復寇海澄圍之

夏五月滅白頭賊

國軒旣困海澄而泉州白頭賊起白頭賊者姦人蔡寅假號殘明以詭衆嘗募入泉州西門爲郡兵所逐遁去於是羣帥疑城西民通賊將剿之知晉江縣事沈君朝聘持不盡押議未定適公至郡急謁羣帥具言小民無辜力贊沈君之議乃止未幾寅黨益夥逾二萬人再圍安溪勢張甚公將興義旅而苦無資以收衆乃具啓丐

糧於康親王王度附里數村劄公科取是時軍
需浩繁官方立爲大當之法擇富戶輸日當直
無論費之繁省差之多寡一切取辦於直日者
之家家立破罄公計戶均賦免其輪直每日戶
不過數銖差平而費省數村盡賴之用是赴募
者莫不歡忭效命故能以農忙什佰之贏於鴟
張豕突之時與縣犄角而人無懈貳復牒示諸
鄉曰寅本永春賣漿家兒耳吾已與兵剽捕諸

鄉慎毋以糧齎賊若私自餉賊是卽賊也便當
移兵先翦以爲諸鄉戒且分兵抄絕賊糧別下
牒招徠其黨有殺降者死無赦牒出之翌日賊
弁林啓卽以七百人降公量畱數十人餘悉遣
歸農自啓降賊黨日相猜忌散走強半賊勢頓
衰寅忿甚悉衆迫公尚六七千人至盤嶺公令
叔弟心惟率百人扼諸隘賊不敢下會夜雨大
注賊露宿經宵火器濕不堪用及晨濃霧迷漫

賊俯望公鄉叢樹烟林皆成兵象遂遁去公令
心惟尾之戒曰度距賊里許卽駐師困獸猶關
勿迫也賊日夜饑疲不得休飽甫七日盡潰寅
走歸鄭氏以瘟死逾月國軒破海澄遂還圍泉
州困之

秋八月導巡撫吳興祚寧海將軍喇哈達之師自
山道並進遂解泉州圍屬縣悉平

國軒圍泉州屬邑俱下安溪令李鈺棄城走公

所曰民志皆潰事無可爲者公曰君今計欲何
之鉦曰鉦老母在京師思嘗直北一見老母雖
就死萬無恨惟公亦宜與鉦偕遁也公曰吾老
母兄弟盡在此鄉義不容以獨去挈抱扶攜則
蹤跡易露勢必不達吾與此鄉俱碎決矣且君
既自分一死死法與死事孰榮榮及老母盍畱
此共事乎鉦未應既夜半鉦蹶然曰公儒苑清
流猶奮不顧死鉦去何爲者爲當從公効命耳

公大喜卒事平後公代列其績晉知州是時吳公師駐福州刺公師駐漳州賊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公密籌所以濟大師者於是白軒爲走福州求援別使僧人檀機乞師於漳各偵綿谷中樵蘇細徑墮山支橋以導之入公忠節旣著故兩道之師雖盤出羊腸而將卒咸無疑阻公復分遣心惟及族弟賜卿率鄉旅導吳公於白鶴嶺兄萊菴表弟吳概觀率鄉旅導刺公

於漳平心惟至白鶴嶺爲賊據與戰未能勝馳
召練總王丁班以燒手夾擊之賊散走嶺道始
通八月戊子吳公師出永春先走泉州以俟喇
公辛卯喇公師出安溪翌旦將行公復爲策曰
賊久弊堅圍我師踰深山入死地賊將頗知兵
宜不敢交鋒公休士三日俟之賊且遁國軒旣
見吳公壘又聞喇公軍且至果以甲午退走廬
門於是城邑以次悉復親王下諭曰八閩皆處

危地若非學士中流一砥幾於事不可問卽當
錄實以聞而刺公以情請曰某戴罪圖功今雖
因公幸成事然功微未足以自贖公若義肯相
脫者盡以爲某功則某可以釋罪矣公曰凡所
以得保鄉族者將軍退賊之賜也某何功之有
是役也公功不備聞於朝○先是閩亂之始
公晦迹自匿賊謂懦書生不足慮已破白頭賊
威畧聞於賊中賊衆驚警方泉圍之初合也圍

軒深恩於公使其弟國昌貽書招公公答之畧
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
母之邦乎何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倘將來悔禍
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尋賓於王家目下
何必相迫乎且吾所以軍霸上者備他盜耳國
軒得書與其黨傳誦嘆服及圍益急郡中官民
悉無固志旦暮且下公已分道求援大師至有
日矣欲聞諸郡而圍嚴不得達鄉人有董升翁

己者善水乃納書於筒蠟糊其口投諸河覆以浮苴使二人者隨筒東下道遇賊則自沒於水賊去則出比至郡潛行水底遂冒賊圍由水關入郡人聞之守遂固○有李治者少出入戎閒知兵事初識贈公卽能寫誠相委託嗣爲泉州城守營千總屬賴玉王之與公謀據泉漳也治與其議玉敗乃依公及公糾旅捕賊肅伍籍屬械器甚得其力用國軒開乃遣一吳姓者公姪

也託爲私行訪公披書招治治不爲動時國軒
有黠弁某號善鬪駐安溪公使治詐爲復書故
作畔援語因吳姓以貽弁矣姓獻之國軒國軒
見卽生疑召弁攷之由是賊黨之駐安溪者皆
氣奪及大兵至泉圍解左右裹毗治與有勞焉
招撫紀朝佐等諸夥黨

方國軒之披猖也村谷年少多有不得已鳩集
夥黨與呼號爲聲應者至是以形迹懷疑蜂蟻

屯聚無所投命尋帥見公威信大著託以招撫
公乃牒示以堅明約束又散遣鄉旅邀制之不
數旬朝佐等相率款服村谷廓然胥靖焉○公
退然書生耳而雅知兵事自整旅以來科律嚴
肅賞罰明信有冒取民間一物者死無赦及刺
公師出公里所部多禁卒凡芻秣之供饗律之
犒公悉以平價均取大師飽騰而民不知費禁
卒亦以公故肅然就伍三日中無敢闖入里閭

者駐師萬計而民不知兵至朝佐等降乃散旅
歸農渙然復故而心無攜怨一時重臣宿將下
及臧獲童孺無不仰公風績云

冬十一月特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鎮東將軍喇哈達疏言海賊斷江東橋等處阻
截援兵泉州守制在籍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光
地遣人至臣軍中爲大兵鄉導由漳平縣朝天
嶺小路入安溪縣李光地復遣人修通險道接

濟軍需又躬迎大兵文臣爲國盡勞請加議敘得旨李光地當閩地變亂之初不肯從逆具疏密陳機宜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饋食物餉軍率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衆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着從優授爲內閣學士○公自遭亂

栖止一樓漁仲取贊皇籌遠之義名曰籌樓至在恤中讀禮之暇閒成制義若干首及是漁仲

名爲籌樓草而序之畧曰晉卿讀禮樓上日攤
三禮而紀綱之其初本無所籌至會於不得不
籌但見坐起一樓而蠟九檄書遍走於危棧曲
徑之閒卒如其所籌當其時有憂其籌之鮮濟
者有詆其籌之自焚者有慮其身弱心瘁必馴
致於幽憂而伐性者是外觀其發縱未審其靜
定也事竣果出其制義三十餘皆作於其籌之
時予謂費禕謝安率於皇遽之日表其從容之

度奔小道也尚見精神焉況於制舉所謂暇整
非耶

十八年己未公三十八歲春三月以服未闋表辭
不許

公以衰服卽戎古有權制若服中拜職非禮所
宜具疏力辭白軒代爲齎奏

上不許仍命大學士召白軒至內閣備問沿海情
形白軒因條奏機宜五事

夏修宗譜

既竣序之畧曰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鬯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

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
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衷也若譜之
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善亦有三焉本
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
所以貴貴也繫之傳記而彰之所以賢賢也夫
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
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
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

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是時公尚未有
居室僦住於孫氏堡中。因攷伊川程子禮謂人
皆宜祭四親。乃就堡中隙地架數楹。設四親主
祀之後。營居室。始移主於廳堂。旦暮必謁。朔望
則參歲修祀事。一如程子禮。逮後宦遊。亦就官
署設牌。列書四親位。禮事如居家時。

十九年庚申。公三十九歲。春二月。服闋。奉母太夫

人赴闕。

公將行時適提督萬公正色規取廈門廈門者
與同安隔海相距僅數十里臺灣入寇泉漳必
由之道也鄭氏再世據之守以重兵伺釁爲患
萬公將發衆皆虞其不利公獨以爲必克贊白
軒從之以往旣捷白軒以功加左都督後授邵
武副將調安平副將遷至湖廣永州總兵官

秋七月至京額外補內閣學士

入對慰勞優渥嚮用甚至時學士員備 特命

額外補職

閏八月進易論大司樂釋義及讀書筆錄等編

公之初歸也念將以養親餘暇稽古求志而游
遭閭亂始則以孑身致命繼乃以一旅成功雖
巢卵業炭之中而意氣安閒出飭戎備入披卷
軸所著有易論等編至是承問及之遂繕寫以
進蓋公自蒙難正志過荷國知及入覲仰
見

天子神武應期典學思治遂慨然將推所得贊太平
之基故其序三編也勸

上常存未濟之心以修禮樂之事至論學則惓惓以
殷高宗爲說云

二十年辛酉公四十歲秋七月薦內大臣伯施琅
提督水師專平海事

時鄭氏尚稽天討公念欲卒平之會正月召
大臣聯栢梁體公得句云仰觀神策驅天狼意

蓋指此至是公因 召對復言鄭氏爲寇三世
垂六十年此天道數窮之秋也而僞留守陳永
華又死永華頗得士民情今死腹心潰矣若命
良將率閩兵討之必克

上乃命大學士明公珠誣將材於公時明公意有所
屬公曰戰危事也航海而滅劇賊事尤非易請
熟念七日報

上命既七日公曰熟念無可者必也其施琅乎明公

以聞施公遂蒙任用。○公又因閒謂明公曰：今四方粗定，凋殘未醒，幸公常憫念之，公貴富已極，復何所望？惟全晚節爲完人，則千秋矣。竊見出入公門者，不相惜，以名節恐非愛公者也。明公瞿然曰：公言是也。爲絕私交者累月。

是歲著尊朱要旨

湯公斌與公以學行相取，至契也。然湯公實宗餘姚，公著是編，質之湯公，深爲歎嘉，不以異國

爲忤公嘗言前輩虛懷者魏公象樞而外必推
湯公焉

二十一年壬戌公四十一歲夏五月疏丐送母還
里許之

公備蒙 恩知嚮用甚篤當軸及躁進者漸生
嫌忌而公閉戶介立莫之知也先是癸丑分考
時公偶於禮記房檢得一卷大加咨賞力贊其
同考呈薦之主司定爲第一榜發乃吳下韓公

英也故韓公于公有知己之契及是韓公亦爲
內閣學士與公聯職一夕同直政府促坐庭中
乃具報公以諸嫌疑者寔相媒孽狀而毋太夫
人亦以不服水土思歸公于是具疏陳丐

上見疏意不欲其去有重公者代爲奏曰將毋歸里
固人于私情然施琅出師在卽歸參其畫亦大
有裨于國事

上乃喜許之當是時八閩疊經兵革官困于供億人

凋於重斂武夫悍卒競爲陸梁置罟之設所在
皆是而沿海之民又因通海之嫌迫令遷入內
地流移滿途千里爲墟至蠹吏鄉豪爭以朴愿
爲魚肉而躬刀俎之叢弊蝟生百邑皆敵公旣
歸值總督姚公啓聖虛心諮訪于時所宜興革
者朝聞夕行不數月民困更蘇姚公又以臺灣
未靖廣設方畧招其黨羽投誠之人賞賚至渥
由是來者日衆賊勢益衰然坐是所費不貲故

姚公身歿之後所虧帑金以百萬計值公還朝爲陳其勞動指述其耗費本末荷

上隆恩概予赦免焉

二十二年癸亥公四十二歲秋八月臺灣平

集中有記施公逸事其畧曰余請急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戴

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
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
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
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
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
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
颶風亦偶閉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
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

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
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
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
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
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
日尅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
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
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

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
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初施公之父
兄若子皆死於鄭氏及是有說以報仇者施公
曰賊實海寇而託號先代今日戮之彼將自謂
能得死所孰若累而獻之使乞生 明廷以揚
不殺之武以暴其累世包藏之心哉竟不戮鄭
氏一人自是海患盡息○是歲仲子鍾脩卒

二十三年甲子公四十三歲定爲小宗五祀祭禮

文載集中。○是秋公夢高峯萬仞欲登之。迴惶
尋徑乃繞入山腹盤而層上。至腰旁有小牖憑
望遠見江左口。自哦曰覽冀州兮無極。騁四海
兮焉窮。復念曰及半已如此。若益上則今古盡
在目矣。既造其巔見二人倒卧長各十丈許。下
望一切怵然生悸。因循徑下則見散灰滿道。心
訝之。若有應者曰此所謂劫灰者也。遂寤。閩山
賦所述指此。

是歲樂書纂成

凡八篇一曰樂教古者學校之中四術造士而樂爲尤重故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而以樂名以此知樂所以教非徒爲祭享朝聘之用也二曰樂用凡郊廟朝會燕饗以及方田蜡祭各有儀節三曰樂章如燕射歌鹿鳴四牡皇華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綿之類四曰樂聲聲有五通曲而名之爲調逐字而

奏之爲聲五曰樂律詳律管之分數六曰樂器
載金石絲竹之類之制度七曰樂舞舞已失傳
就可攷者論而存之八曰樂理統論同和之精
者也後乙酉保定官署火燬不傳

二十四年乙丑公四十四歲始闢榕村書屋

地在孫氏堡之東北有榕數株蔭數十畝故名
自爲記有曰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志
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

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由是學者稱榕村先生
公又買山一區粗營精舍中有石洞名成雲洞
是歲禮學四際約言成

公嘗謂編禮者當以孔子所分冠昏喪祭射鄉
朝聘爲目而八者止歸于四蓋有冠昏而夫婦
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
而君臣嚴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四
際也又采小學儀節于首附王政大法于後合

爲此書後乙酉稿燬

二十五年丙寅公四十五歲春禮記纂編成

乙酉稿並燬

秋七月還朝

母太夫人以受國殊恩義當陳力述贈公本
意屢趣還朝公乃行入覲之日

上問易範理數甚悉公因奏曰洛書具三才之象神
禹陳之以見上天下地人都其中至人君首出

庶物尤爲人中之主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後皇極永建于天下

上深然之于時臺灣棄守之議久未決

上以訪公公曰重洋之險守則必設重戍設重戍而因業其子孫一旦瀕海有警隱然有夜郎自大之勢竊計臺灣故紅毛地若乘國威遐播焉其地與紅毛而令世守輸貢似尤永逸長安之道

上念久之慨然曰今日可守則守若萬世之後我受命無疆惟休何必逆爲遠慮乎乃定爲戍卒更番之制

九月改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公日就館與諸賢正襟講貫日昃忘疲于時

上眷遇愈隆旦夕且大用諸惡爲異己者日益忌之充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

充方畧館副總裁

二十六年丁卯公四十六歲春三月疏乞終養

予假一年 陞辭 召對薦德格勒徐元夢衛旣齊

湯斌等

時母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爭柄羽翼競營有
布政使某者穢聲彰著而柄臣囑公爲之薦達
公執不可大以爲憾公自度不見容恐歸養以
避之遂具疏乞終養疏入

聖意方渥不許僅 予假一年且懸掌院缺不他授

以速公還公臨行進所著易學二卷洪範說一卷
歷理新書一卷荷 恩召見因論易學公薦
德公格勒徐公元夢論實學公薦衛公既齊湯
公斌至李顯爲餘姚之學李因篤爲淹博之學
耿介之篤行仇兆鰲之厲志揚文言之歷算亦
皆以其名聞因奏曰秦漢以後禮壞樂崩六經
雖經宋儒闡明然永樂閒所修大全未免蕪雜
疎漏宜大徵天下知學之士蒐羅羣言討論編

纂以至禮樂制度亦稽古論定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誠千載一時也

上然之但曰士人纂書多挾私聚訟求其虛心公道
實爲難耳俄出蒼策 命布一卦得賁六爻不
動

上令論其卦意公曰賁文明之卦也天下事無本不
立無文不行故賁當得亨然文貌盛則實意微
若浮華相尚不知返樸將不勝其弊矣昔孔子

筮賁愀然不樂蓋憂周末文勝永終知敝耳

上曰此卽玉帛鐘鼓之喻也是日也以辰正入對出
時午中矣

冬十月疏請展限

先是

上見某書指擯元代不得書法之公一日從容講燕
因問及之有謬揣

上指者實未見其書遽應曰良善

上嘿然復顧問公公曰臣少見之頗記其大體非是
上悅頃之孟秋奏讞

上御門議其平反雖柄臣不盡訪而每爰必以訪公
於是前言書善者大嫉之比公改掌院嫉者益
急因謬與公密思得釁以中傷之而公不虞其
懷詐也至子假之命下引與議曰本冀終養
以遂烏私不謂

聖心垂眷至此吾母老矣而

主恩益厚進退之計兩情交胸公將謂我何嫉者曰
何泥也既得假則適歸歸而更以終養請未爲
遲也公若有後疏者幸以相聞當助爲圖之以
副孝思也公性易直遽喜其誠然深以爲德五
月至家卽用其言具終養疏又慮未必可用也
復具展限疏而特使仲弟訥菴齋赴京師以就
決于嫉者十一月訥菴至京未皇舍館卽謁嫉
者備致公意嫉者見則大喜曰終養是也吾當

爲商訂數語而奏之因挽詡菴止宿其家且以
甘言弭之詡菴固辭退過密友陳方升具告以
嫉者相傾狀蓋嫉者因前論某書事已窺

上微旨所在及公離 闕後輒使其黨譖公曰所爲
頻歸者以臯夔自待非其君不事云省視者託
語耳以故

上大不嫌於公詡菴既知嫉者之有異遂夜繕展限
疏侵晨赴通政司投進嫉者未之知也日中適

有會議事嫉者揚言于廷曰李某果力丐終養
矣通政司曰其疏展限非終養也嫉者愕曰公
於何見疏通政司曰適至司未久也嫉者不覺
爲之勃然變色

二十七年戊辰公四十七歲春二月奔赴

孝莊文皇大恤

公在籍聞訃哭臨禮畢卽倉皇赴京于道連得
嫉者數札大抵皆勸公以徐來勿遽之意及至

福州巡撫張公仲舉者舊泉州守爲劉國軒所圍者也圍解後深仰服于公相見頃私謂公曰有人傾公公宜速行蓋

文皇后發引大禮卽近在春季嫉者本計將使公會送後期以成其讎故旣連札沮公復馳書授意于巡撫使緩其來不意巡撫之露之也然嫉者亦知公忠義性成與國同戚必不遊其術中且見

天子明聖上符日月箕舌翕張恐未足以傾公也因
柄臣有憾于公復陰相結誣陷德公格勸以附
致公罪德公者字子鶚滿州人公同榜進士性
剛毅事母至孝通籍時年少佻達于同榜無所
不狎侮同榜咸畏而下之否則畏而遠之公獨
晉接以禮雖相犯未嘗一作色德公怪之公曰
其失在君吾何與焉德公大慙謝公因勸之曰
古人重改過不改斯爲過耳德公感其言折節

學問氣質大變及公遭亂遠僕上蠟丸疏德公
見僕嘉其義爲之下拜公旣還 朝德公與徐
公元夢日就公會講所得益充速公假歸以德
公易學薦于

上德公遂以侍讀學士 召入侍甚見褒重未幾苦
旱

上命筮之得夬德公占之曰卦象澤上于天有雨但
未下耳曰德何如而雨乃下曰夫夬者決小人

三才圖會卷之三
之卦也去小人則雨矣曰誰爲小人者曰一陰
據五陽之上以象論之非卑位者也

上所尊寵委重者爲誰斯足以當之矣

上嘿然當是時專竊依附之徒競爲門戶德公旣嫉
之有懷未吐故因筮及之語聞于外遂共力擠
擯德公竟罷去德公家本貧薄奉母居固安嘗
自策牛車或徒步入都市鬻物以供甘旨嫉者
聞之私圖結納乃具白鏹千者三之密使款門

爲太夫人壽德公笑曰豈欲以餘財汚良家耶
斥不受嫉者大恨嗣而德公以他事觸

上怒 召至將杖之德公躍起曰臣廁跡士類今日
被罪戮之可也義不當行杖

上愈怒嫉者遂與柄臣同心下石且披尋根茹將構
爲大獄于是有 旨廷詰所與會講者爲誰德
公不對重夾迷去少閒復甦廷臣曰何獨受刑
而爲黨者諱德公張目曰夾足殊不楚徒令逾

時睡熟耳惟夾吾首使腦漿迸裂則輸服矣詢
聞乃貸其死使爲媵臣于塞外至歲丁亥德公
以役一還京師公遇之寂歷僧寺道無恙外卽
出書一篋歷有標識蓋其連年所疑處也往復
問辨盡明其說遂歡然辭去公嘆曰德公居塞
外進學不輟所詣益深卓患難契闊之餘曾無
辛苦相勞牢騷不平之響其肝膽之錚錚不獨
今人無是也至辛卯竟卒塞外

三月至京

至京之翌日卽爲發引之期前數日有 旨
籍諾臣會送不至者禮臣疏糾以聞蓋爲公也
公既會送禮畢 旨下廷詰來遲之故公既知
讒構所由因挾道所得嫉者札以就質嫉者聞
之遮道持公爲乞憐狀公曰豈以前札故耶今
我不出札于廷猶持未肯釋公笑曰去休矣我
已許諾無相賣也及質直以道里程期對卒不

出札而嫉者亦思詭情之露也噶承問之人毋
過求來遲事惟用德公故嚴詰舉主坐公罪貶
秩數等于是

天子曰臺灣未平時朝臣咸持鱗介衣裳之議獨李
某斷爲必克果竟克之以靖我國家茲非其功
歟遂從寬貸先是同年某者有才美公深器之
及耿逆之難某名跡難自白耿逆平公疏救之
得從未減而某猶望公以救己不力也于是嫉

者計公以孤忠結知非汙蟻之不足以得志乃
構其造謗百端以毀公功語聞禁中故

上獨舉臺灣之績以塞羣喙是時非荷

天子神明獨照則公禍且不測矣

冬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取韓臯等百人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二十八年己巳公四十八歲春正月扈從南巡

公既蒙貸嫉者益忌先是有大臣某者與公論
易不合及公丙寅還闕有旨命就國史館
熟論三日同僚聞者多是公大臣心益不平由
是成隙久之大臣以閣事獲譴家居數年至是
嫉者將起之以爲助陰囑近臣高某相與口噓
手援之

上意稍回適駕南巡嫉者乃揣大臣迎見頃

上所欲問及大臣所以答者驛致以授大臣于是大

臣迎見

上果問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毫無識知又問曰高
某何若對曰頗宏博然奸招事皆所揣擬也高
某乃所囑與并力以起大臣者即使大臣兼詆
之其擊刺險賊如此然高營窟布置故不相下
應時知之即入見

上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學者也

上曰有言其毫無知識者對曰聞在天末或頗荒陋

何至言者之甚也

上曰有告朕以卿招事者對曰臣朝夕在直何由敢
爾高之揚公也蓋聊以自救初非知公也及回
京高某卒請曰前 諭臣以有言臣招事者其
人爲誰臣敢以請

上曰卿欲知之耶卽卿所薦之大臣也對曰臣薦之
而彼乃詆臣臣之招事與否必蒙

聖諒矣

上笑而罷。○南巡既還，公卿爭獻賦頌，公不與衆偕。
逮承旨宣索方具帙以進。

上意不懌，未幾遂左遷。

夏五月改通政使司通政使。

公貌疏讒譏之中，駭機之發者相乘，乃筮之得。
晉心疑之，曰：安所得錫馬，晝接事乎？未幾，召。

問樂律數日之間，前後三覲。及冬，遂改司馬。
冬十一月改兵部右侍郎。

部胥例以年杪試判示中律者以雜職用公典
其事考核必慎不徇私干干者曰此豈科場選
士耶何泥之甚公曰非也既已糊名而它方以
得之雖甚細故其爲曖昧欺人則一而已干者
服其言遂不敢請

始見梅文鼎聞歷算之學

文鼎字定九宣城人博涉羣書尤精歷算凡中
西之學無不淹貫爲人忠厚徹于表裏口不言

人過與人交和而不同是時以訪南懷仁入都
公往扣所學遂與訂交因得其所著方程論爲
付刻間中板藏榕村精舍公嘗推顧氏音韻梅
氏歷算自漢以下專門未有也

二十九年庚午公四十九歲察賑大同

道經蔚州致奠于環極魏公之墓感風契也

三十年辛未公五十歲春二月充會試副考官

公寬裕休容獨于科場請託之弊義形于色以

爲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甚採虛聲與受賄囑
厥罪維均又以制義者遵守傳註佐佑六經使
人窮經明理極有補於世教才氣騫驅名爲貌
古而實與經旨背馳則倚撫冀壞勢必晦澀蒙
昧若晚明之爲心聲如此治忽何徵故入闈與
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士禛同心剔弊極力
還淳取張瑗等百五十人

夏五月銜命視高家堰遂至海口

高家堰者明潘季馴所創天然減水壩也長六
十里不加高築鮮有潰壞至是總河高築之止
畱六開值水盛口決大爲民害公至總河問曰
舊不築而害少今築之而害大何也公曰固也
舊以六十里減水水雖漲其力散緩今只畱六
開則逕專而力猛故所直之方人畜田廬無不
湮盡者勢則然也公又嘗言河性湍悍堤之則
患塌濬之則患淤惟引而洩之于窪處勿事防

東使四平皆容水之區則雖或泛濫勢將隨漲
隨溢不至驟滿橫決有一道崩衝之虞而河害
自減所謂不與爭地者是也禹貢九澤旣陂陂
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汨陳之故智
矣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
運也攷漕運之法本色之輸耗幾倍于折色則
其累在民上運之日文武接受實穴千孔則其
累在官至旗丁之廩食運員之祿糈以及漕艘

之大修小修開夫淺夫之千里甚置其累摠中
于國綜而計之每運米一石無慮需銀八九
兩更合之以治河之費蓋斤金不啻矣若于畿
甸之內隴有泉源處所與窪下之鄉厥壤塗泥
者倣古溝洫之制採虞集之說擇幹吏以興稻
田既可以殺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給吏
俸至各旗甲米則量歲高下就近省採買雜糧
以勻給之如此則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每歲量

漕以物 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淺波不必
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勢引而洩之一以損漕
道歲輓之勞一以免河防歲修之費北收溝洫
之大利南減崩衝之甚災計莫便此者已

冬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

是月季于鍾佐卒

三十一年壬申公五十一歲夏初夏錄成

薦陸隴其

公當是時讒搆方熾而引拔人材商畧國是未嘗少有詭隨先是捐納例行尚立爲保舉之法以防其弊時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苴又別開例并保舉亦聽捐免又有捐納先用之例適陸公以公薦入爲御史激吏道之不清也抗疏請停止例且請于捐納人員到任三年未經督撫保舉者概令休致公遇諸廷知其意逆謂之曰以爲保舉先用不可捐納者理正而詞順諸已

到任以三年不得保舉而輒奪其職衆將謂我
何

上寧肯失信于天下乎陸公不聽疏遂上

上怒所以呵責陸公者甚厲同僚皆爲公恐且曰若
責舉主必深自引罪萬無爲陸公辨雪也有頃
旨下詰公公乃自述所以駁陸公之說因曰陸某
不諳事理臣故爲

上言之若語持已清廉者臣終不敢二言也語奏

上意平及後捐納復行公獨不畫押主議者怒曰向日事例需價過昂故急公者少今稍貶誠計之至便者而公必立異何也公曰夫名器者國之寶也公徒知價賤而售多獨不思售愈多則名器之褻越愈甚乎主議者雖無以應而竟不爲止

三十二年癸酉公五十二歲春正月朔始日輟一餐以祈母壽

自戊辰趨闕衆喙交攻無寧晷公雖孝思純篤而前讒已深未敢卒遽陳情以實讒言拂

上意而遺母憂至是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矣望雲之下一則以懼乃日輟一餐以是年元日爲始○是秋冢子鍾倫舉福建鄉貢

冬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

三十三年甲戌公五十三歲春三月丁母太夫人

吳氏憂固請奔喪不許在京守制

三月二十七日訃至卽循例乞奔喪

上不聽有奪情之意公再三固請終不見許于是楊
沈彭三御史文章劾公不奔喪而彭尤力讒者
曰彭閩人也彼以鄉情受屬名雖彈劾實以詭
上冀得放歸耳

上因切責彭彭急思自白遂捕捉風影別疏極詆公
上滋不憚公不得已自陳曰臣在亂時臣母固勛臣
以忘家之義臣得假家居臣母又趣臣以就列

陳力少効夙夜在公之職今臣勉遵母志不敢
丐歸惟求解任乃命在京守制

三十四年乙亥公五十四歲朱子語類四纂成

公編摩洛閩之書惟日不足以語類門目繁多
辭旨冗複乃撮其精要凡四釐定及是書成至
朱子文集循環點勘丹黃陸離亦摘選其尤粹
者頻年抽易未及定本遽乙酉燬於火以故失

傳

三十五年丙子公五十五歲程子遺書纂成

是編手所纂錄較語類尤加劬○是時諸構公者咸以事敗或死或黜公心跡稍白矣

夏六月服闋

冬十一月復以兵部侍郎銜提督順天學政

十二月葬妣太夫人吳氏

墓在安溪感化里之南清鄉公既未得丐歸營葬曠歲怛怛至是不得已命訖菴心惟及季弟

三
言
身
子
臯軒偕冢子鍾倫襄事焉

三十六年丁丑公五十六歲

北方侵尋學廢公教以則古通經有能誦二三
經若小學及古文辭多者稍成文輒錄以示勸
爲之背誦至漏下二三鼓不勸試日發題先爲
解剝經旨而後答義極力起衰所錄文悉返之
大雅校刻朱子語類四纂以貽學者立其根柢
畿輔勢要鱗集宿學過抑公一切謝絕士氣頓

伸嘗發案頃一生入謁審諦之則前甫傭于公者也詰之則曰少嘗就學屢試輒黜家苦貧舍業就傭傭於公竊見公之校士以公也復舍傭就試就試而見錄于公焉諸生丐休有成例自積弊相仍有賄者例莫能格貧者卽及例百不一得比公視學龍鍾就試者相踵公乃一破成例惟察其年力老壯不拘以歲月久近由是窮老之士皆得所息尤畱心賢哲之裔於河間則

拔端木氏劉氏保定則拔楊氏使學者溯淵源
慕忠節慨然發其志士仁人之思淵哉深乎作
人之微意也

冬就補工部右侍郎

三十七年戊寅公五十七歲選古文精藻榕村講
授成

因并刻之以惠士子

冬就轉工部左侍郎

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

公考校旗籍清嚴如一有以貳室之令至者公固謝曰黌序之名額學臣所司非學臣所有也視所司若所有而輒徇情以邀私好者負職之極也吾之此來簡書是畏倘 詔旨而外皆不能以承命語報而罷於是聲實翕然內外益相信諒干請之徒不過自絕

上深爲嘉獎公愈勵精雖過勞被病呻吟中不廢披

子思公在言
卷一
閱方期破俗還淳以端士趨興雅化而巡撫之
命遽下不及究其績效公嘗以自歎焉

文貞公年譜下

孫清植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穀成玉汝

門下士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全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三十八年己卯公五十八歲春正月設義學

前後延孫勳徐用錫等爲之師立爲規條務使

三
五
卷一
整衣冠謹頰笑一正俗學之陋有閒則身臨課
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
三經中乙酉順天鄉試第一嗣復推行所屬凡
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焉

二月 南巡迎 駕賜內府耕織圖

公每有行僕從不過五六人簿吏標騎合不過
十許人車馬省約禁誡嚴明所經由有敢需求
騷擾者死無赦有陰爲趨奉供億者罰無赦終

巡撫任率以爲常

三月偕王新命會勘漳河

畿甸運道之北有桑乾諸水是爲永定河運道之南有漳滏漳沱諸水是爲子牙河是時漳數爲患 特命公會新命往勘之

夏四月安輯紙糊套

紙糊套屬贊皇縣與河南北境憑依巖谷游惰叢奸且爲變公偵知遽遣參將胡琨以百人馳

往鎮懾之琨以衆少辭公曰奸民喁鱗莫能相
長及其計未定急往且無事多挾人騎反激奸
心琨至果盡戢嗣復遣知縣成永健入捕其首
惡數人餘置不治更拯貸以牛種使自業比平
民

請紅剝船田畝遇災一體邀蠲

紅剝船者徭戶也其田畝向例以事異民業雖
遇災未嘗予蠲積困已久至是始甦

請平糶霸州文安大城固安等州縣存剩漕米
以被水故

五月回鑿迎駕

始出時供億從簡比回鑿又然扈從者囂沸
公不顧因閒奏曰畿甸翠華時幸一切供億
臣皆過從減損以紓民力

上是之且命隨從有敢罔法擾民者先按治後以
聞由是皆息望于公至僚吏亦藉公之重得免

苛求卽有求者則謝曰非不欲相奉巡撫實不許我也

六月督捕蝗蝻

畿內窪下州縣每歲蝻發是年尤盛公既親督官吏晝夜捕撲又募民有捕致一石者予貲若干卽除災之中而寓振窮之惠頃之復以捕撲未盡自請鐫級及協捕各官級以督其效未幾捕撲盡滅歲以有秋凡官僚所鐫級槩蒙開復

○公督捕時親歷葑簷博訪蝻發情狀蓋因夏
秋水泛坡坨瀾漫魚產子于淺波一及水落子
漬泥中經冬無大雪值春回卽潛孽育其地面
輒有微竅可辨也春旣闌子乃出土變爲蝻公
已審其情狀遂于冬月預飭窪下令長造爲直
銳鐵錐長尺許凡數百枚于臘底春初乘印封
務閒量募庄農以錐鑿置竿末分走坡坨處比
櫛巡視遇竅鑿之蝻患頓減後人循用是法至

于今爲民利

秋七月赴固安聽質因劾永定河分司吳祿禮

祿禮築堤曠年不報奏銷公節其請給祿禮遂
劾公貽悞工程

上命侍郎羅察赴固安審質公既就質因閱堤工盡
得祿禮靡冒苟簡諸弊抗疏論之

閏七月再赴固安聽質

羅察之出心懷覲望而公不之應故奏覆時袒

祿禮以排公然

上既見公疏心知祿禮負職 命尚書薩穆哈復出
覆審果盡得其情樊祿禮由是褫革沿河之民
快焉

八月請以馬見伯爲中軍遊擊

見伯者寧夏人馬似龍裔孫也以武進士授正
定守備爲人整敏氣候分明公督學時過正定
與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聞河出夜宿舟

次更既闌披衣啓艙見一人左鞬弓矢右跨刀
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
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過意表中軍
分也公笑曰際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
坐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爲將者曰夕警惕倘床
簟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場驅策乎公深爲
嘉歎後累薦之歷山西天津總兵官擢固原提
督率師克復西藏凱還道觸瘴卒見伯所至整

飭軍容惠撫士卒不愧其家世公嘗言曰昔管子稱小白惕而有慮凡龍之蟄聞雷則惕惕而升騰則雲雨作焉故夫惕者立事之基也余始知見伯時披腹陳義見伯無不惕然易容者以此知爲大器也○公天懷樂豈制行潔清屬吏承風多知以飭躬恤民爲事者是冬

上校獵塞外道出宣化府見野有蓋藏民閒兒女斑斕粲新頤謂環衛曰朕用一清正撫臣便歲

豐人樂可知得賢之易效也

冬十月校刻梅文鼎所著歷學疑問

三十九年庚辰八五十九歲春正月請定常平倉

咨部輒發之例

公以青黃之交貧民待哺每歲表請平糶例下
部議動愆數旬遂使良法美意不得及時以濟
農忙之急請咨部輒發自今年始著爲令

二月子牙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子牙河詩

字

公查勘漳流了其原委乃建議堵廣福樓決口
濬閘留二在河道以分水入淀築完固口以分
水入衛

上報可因以委公公乘春作未興遂竣斯役濱河居
民且千家公別相基兆官爲營室以易之民去
水患得寧宇歡聲沸然

三月行取李發甲屠沂等四人

後發甲沂歷官皆有聲績累擢至巡撫

秋七月請以許天馥知河閒府經理水田事

河閒常苦水患公始勸開稻田以殺其潦用天馥司其事凡濱水州縣可導以稻田之利者皆以次經理歲有成效

八月條奏科場學校事例

時湖廣總督郭公琇因劾學道并陳場弊

上遣中書舍人齋 諭詢公公條奏詳密槩蒙施行

具載文集

冬十月扈從闕永定河請撤回王新命身任河防
責成

新命專督河防累歲靡金錢鉅萬績用弗成公
請身任其役

上許之公念北方三冬土凝既難疏築夏秋大雨時
行河漸方泛而農務正殷尤非勞民之候計惟
春回凍解興役爲宜乃先期飭材以需乘時庀

事

十二月勘東翼馬廠請以餘地聽民墾種

廠地旗民紛爭已閱數年公乃確查舊案履畝
勘實爲奏畧曰馬廠餘地有水佔不可墾者有
愚民偷墾因歉旋拋者有犁掘蝻種雖似開墾
而無人承者其經墾餘地實三萬二百一十六
晌蓋愚民因已田城薄故舍而墾餘地原未多
佔漏糧所當寬其偷墾之罪使各安耕種照則

輸糧至旋拋及掘蝻等地容臣檄行州縣陸續
勸墾照墾荒之例升科

上可之是役也八旗都統俱銜命會勘既退還所
攘民業而公供饋有節又不滿其求各懷憤悒
獨白公某歎曰有官公正若此撓之可乎嚴東
所部毋敢睚眦入城市者及事定旗人猶囂沸
上命內大臣會公確議內大臣聲色俱憤公據事論
理詞氣沖和內大臣爲之愧屈

是歲洪範初稟孝經注正蒙注握奇經注成

是年四境豐熟異穎挺生或勸公獻之公不聽
適署中粗構小齋因名曰嘉穀軒工甫落於樑
閒產芝一枚深紋淺茸紫色金檢大學士桐城
張公英自都下聞之馳贈一額曰芝館

四十年辛巳公六十歲春二月扈從閱永定河

永定河自蘆溝迤東兩岸多沙土歲有衝決

上親臨相度命白三聖菴經老君堂折而南出柳

全口各爲築堤開河引水入淀公欽承指受
於回蹕後卽乘時興工所集民夫餘十萬人
每十夫給一鋪爲栖止夾岸以席爲之每鋪九
夫供役一夫供爨擇佐襍有幹才者畫界責成
每員轄三十鋪又擇二大員分南北兩岸兼轄
之而特薦黃性震總理其事每日興爨赴工皆
以鳴鑼爲之節程有常規役無偷惰公又自駕
小舟駐柳全口日肩輿往來勞來程督之于時

東作將興役夫中或生怨言公召父老諭之曰
南河之役藉以濟運猶爲有利於國至若此
役上煩

聖慮下勤百官無非爲父老田廬之計北方三冬土
凝夏秋水發計一年中可以興工者惟方春兩
月耳父老義宜仰體當宁之憂勤知爲萬民
身家之切務勉率子弟官民一心及時趨事以
圖永安不當視爲公家力役之比妄生怨讟也

語未及既父老皆應曰諾出而相詔役夫皆應
曰諾歡呼赴事凡四十日而工竣附河居民亦
代爲度宅如堤子牙時

夏四月永定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永定河
詩字 御書夙志澄清匾額及 御服衣冠

既竣役爲奏畧曰

上念淀居之民屢被淹溺 特命開河築堤自郭家
務至柳全口釘椿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隄

椿埽工七十餘里又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
賈家口等處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民堤二十
餘里凡土工椿工二百餘里工程並舉不日告
竣沿河田疇洶出二麥豐收士民謳歌

聖澤直同覆載

上見疏因躬出閱視喜勞優渥親解御服衣冠以
賜方役之興也東作將屆旣虞苦雨以妨河工
又慮恒暘以愆歲事而四旬之間晝則雲陰澄

霽夜則微雨疎零十萬之衆罔有疹疾功以時成歲亦大稔論者以爲上下協和之應云

請放免永定河効力人員

時用部議名家居督撫以下道員以上三十餘人至工所出貲爲助公以經費已足不必責貲于下且諸臣中多有守職清素者請一切罷遣于是高曰馳汪薇等皆得免歸

請免開永定河工捐納事例

先時王新命會開北河捐例至是諸營進者復
謀開之重賄布託計在必行然條請甫上而工
已報竣于是下公議之始則部僚輸情不可則
邸第諷指又不可則佐史交迭更請且曰

上意已肯公慎毋違公不應密奏已之時直隸與山
西毗連叢山中綿亘百里大木數萬章價浮鉅
萬奸商或借邸第色目橫罔其利官皆縮手民
盡吞冤公聞之飛檄嚴捕奸夥悉緝散

冬十月請免築廣平縣堤工

時有請築廣平堤工者公奉命察勘爲奏畧曰廣平一帶土鬆沙深而漳性遷徙無定開河則旋淤築堤則旋塌詢之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其後涸出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耕種維艱惟有希恩于被水之歲免其田糧旣涸則勸墾起科若明年水勢未消則再免一年要以荒田墾種之年爲起科之

限則一邑稍蘇矣由是廣平頻歲邀蠲民未大
病頃之又有議開畿南河道并數流爲一者公
以爲費不可勝計壞邑廬宅兆尤衆且流合奔
猛害將莫大密奏寢之所全尤多

十二月勘西翼馬廠請斥餘地予民

公以勘地必需農隙故東西二翼分年勘之既
竣爲奏畧曰西翼餘地乃先歲用以準抵城西
所圍民地者不宜圖給旗人卽旗人舊所侵圍

亦宜斥以予民從之

列舉楊名時趙申喬劉琰文志鯨等十有五人

趙公江南武進人同榜進士始仕秋曹引繩
爭事多所全活以忤上官自罷去公與趙未及
相見有述其事笑於公傍者曰世有癡如趙某
者乎以故公知之楊公江南江陰人與文劉皆
公辛未所拔士楊公篤學力行立志不欺貌樸
而氣方言訥而神完聞人有善不啻已出古之

三皇公在書 卷一
慥慥君子也時 特遣中書舍人詢訪人才公
列楊與趙劉爲特等自文以下十二人爲一等
密奏以聞於是 以楊督順天學政趙爲浙江布
政使文督浙江學政劉督江西學政皆廉隅清
慎能于其職

四十一年壬午公六十一歲春二月扈從省耕畿
南 賜御書勸農詔一軸

蹕經博野因念稼穡艱難躬秉犂器卽功竟畝

公爲文勒石以紀其盛

薦徐元夢

徐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州人癸丑進士選庶
吉士與德公格勒從公講論嗜學無厭後坐德
公事褫革妻女俱入辛者庫時徐公父母皆在
堂公恐有差使事致動父母心乃居父母舊處
而自尋屋別居率其夫人及一女供役不稍懈
父母見公身雖被累讀書不輟意頗歡俄命授

書諸邸公每退直趨寢色養備至若嬰赤之未
離懷聞者以爲美談時公因召見蒙問滿州
人材公曰無有過徐元夢者比蹕還遂命
補授包衣員外郎是秋差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夏四月薦何焯

因便見蒙詼逸民公以焯對焯博學強記書法
冠一時性峻潔持議論不爲詭隨以此爲流俗
所嫉未幾召焯入京明年會試後恩授庶

吉士公子書曰某平生多受友朋之累然每諷
蒹葭塲苗之詩念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慨
然永嘆以爲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輒復自
罄不顧其後居數年焯果以圭稜爲人所誣構
然磊落無他卒見剖白改編脩卒贈侍讀學士
秋八月請興水利

公以北方土性苦旱爲多畿內泉源甚衆隨處
可以通溝灌田近河鄉地又可築壩通水引渠

廣溉而無泉無河之處勸令鑿井亦可濟水利
之窮至窪下十數州縣又苦水多各有應修應
濟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
利具疏入請

上慮興役致擾密勅姑以官檄行之需事有緒再奏
公乃檄下所屬令各條水利便宜而清苑令浚
井三千口特最其績以示勸然以明旨未頒
各屬觀望鮮有成效云

冬十月 南巡迎 駕恭進歷學疑問 賜御詩
及 御書聯句

疑問者梅子文鼎所著也 旨索公所刻書
籍因用奏進是役也

上行至德州聞

太后違和卽時返棹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過天津
得寧復之奏

上方稍憩喜慰之誠溢于翰藻輒成律句親揮一軸

賜公又 賜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柱句凡與
扈從者無不恭頌

聖孝云

十一月調考三鎮軍政

三鎮軍政例由鎮臣考校至是

上以其軍容遠不逮撫標 特命公召閱公爲簡精
良核名實其以卓異薦及附薦者凡數十人弓
馬有不必稱而才武偏長者如黃金以諳習水

務舉郭鎮邦以操守舉若此比者又數人

上並優于卓異其後就中登壇有聲者相望衆益服
公爲知人

是歲春秋彙成

逮乙酉燬於火其未燼者不能及半也公又有
手批春秋大全一部公身後清植謹掇拾燬餘
彙之猶可讀者而以大全批語附之刻入語錄

春秋目中

四十二年癸未公六十二歲春二月南巡迎

駕賜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及幾何原本算法原本

二書

頻日召對因指授歷算之要時方命西人自京師至德州水地平以準天度計二百里而差一度

上以語公公曰里差之算古云二百五十里今二百里正以古尺當今尺八寸故耳

上大然之

延梅文鼎至署校刻歷算書七種

公蒙 賜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雖經 指
授大意未能盡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討論
其說因發其所著爲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
三角舉要筆算整堵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
歷學駢枝又使諸生從而受學于是陳萬策魏
廷珍王蘭生及冢子鍾倫皆通歷算之學公有

詩云年運遞奔馳六藝缺復久諸子興未衰斯
文幸已厚蓋深喜之也

夏四月遷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疏辭不許
是時太宰需人

上問侍臣曰銓衡與畿封孰重或曰銓衡重或曰畿
封重

上曰然則兩兼其職可也遂以六官之長保釐三輔
五月回鑾迎駕因赴闕謝恩追賜御書

在原至誼額字

因召對奏幼時陷賊仲父日燥平賊拔歸事
上深嘉其義親揮額字以賜。

冬十月請汰河工冗員

河歲有十二汎而桃汎麥汎秋汎爲害最劇公
於永定子牙二河積料於堤必備必良先事預
防極爲周緻鼠穿蟻穴察視蒸詳暴雨霖霖飛
檄驛至以故數年中河防鮮有潰壞至是以事

省員冗爲奏畧曰員冗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
易課其功過請將正副筆帖式量行裁缺卽兩
岸分司亦可裁去一員以免彼此隔膜之異從
之

西巡迎駕

屬更有才而險狡者規代公位陰結禁密散爲
流言指摘公所薦揚名時文志鯨等以撼公以
故公于是役禮遇頓減于舊或勸公奏黜其人

公不肯曰惟其才也逮後其人別遷以事敗歸而謁公公與修故舊之雅懽若平昔無幾微異大抵公平生於相犯相軋者率能以大度容之以坦懷化之當爲督學時有縣令以求請不遂無禮於公居有閒而公改巡撫令惶恐請罪公謂曰若能改行自力於善者毋以前覺爲介介令感悅深加檢飭卒爲循職吏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者持官正馭衆嚴獨性喜上人不自抑

怪公調考其軍政伺公馬行堤上故縱連騎突而駭之公不與校俄以扈從連幄行營中公輒先往過之促膝寫誠深獎其所長進良亦折服加勵官聲益著云

十一月請平糶被災州縣倉粟

時有數州縣被水特請先期平糶爲奏畧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糶以出富民之粟爲惠無窮若確訪時值量減平糶至時值稍

平卽復量減務令富家不得擅困倉之利庶小
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

十二月回鑾迎駕

山西總兵官王應統者戊辰武殿試第一人公
所拔士也 蹕過山西應統扈從不能滿左右
之求一夕

上召應統射甚見褒許因召閱其兵弁凡扈從八
旗兵在豹纛後在所兵在八旗後于是應統兵

弁聞 召欲前左右故令旗兵遮道勿使得前
上屢趣而應統兵弁卒無至者應統侍

上前莫知所由神色駭愕

上震怒遂以應統下詔獄毀公者因復指爲公釁既
還京遂解楊名時督學任降文志鯨爲知州

四十三年甲申公六十三歲春三月請立社倉

公勸募吏民隨力出粟得數萬石分貯所在乃
修社倉之法爲奏畧曰立法之始應有成規可

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貸新
下歲量口發賑并令官吏勿預其出入之政但
使主其事者秋後具以檢放之數報官俾有鈎
考庶可貽永利而不至滋羣弊從之行甫歲餘
而公被 召入閣未竟厥緒

重建董子祠於景州

明年春 駕過景州因 錫一額曰闡道醇儒
夏四月以河閒府災民流移自劾請削吏部尚書

職不許

河閒以水故不熟公自以職任保釐而召災異
無以自逭既多方救賑仍具疏自劾蒙 恩慰
留焉先是直隸舊例有外結事件坐罰贖者其
貲名無碍銀悉歸巡撫公于邈年罰貲俱令貯
庫備用至是數已八萬餘兩又借帑數萬兩都
爲糶本遴官四出設法糶運煮賑散給各有方
畧通商勸分成策備舉貧民賴以存濟故歲雖

荒而途無殍者

赴寧津縣查察倉庫

山東自去夏苦潦民流入京言者以聞

上加恩令資送歸籍就中有不願歸者多托言寧津籍以免官吏驅遣寧津壤接山東口音不可辨故也至是蹕過密雲見流民數百問之皆曰寧津人而寧津令陳大經者去冬業以老疾丐休公已疏報下部議而部覆不以時及是始奏

上見以爲近日事怒曰寧津民化離至此縣令乃臨
事規避罪可逭耶 命巡撫察其倉庫有虧負
卽先斬首後以聞公承 命往察無銖兩虧負
爲秦原之僚吏皆以觸怒爲公恐交迭沮公公
曰吾爲巡撫民乃化離此罪不在大經豈可使
昇平在運有殺一不辜之事哉奏遂上後因便
復面陳陳大經丐休年月實無規避情事

上意漸釋越年遂蒙赦宥公之赴寧津也寧津方苦

旱公以卓午禱于關侯之祠入夜卽大雨四野
雷足公爲門符云我來求麥秋澤隨地徧公靈
震華夏日在天中

冬十月扈從闕永定河

是秋大熟

上甚悅類仍 召對公因請宥王應統罪放還家
四十四年乙酉公六十四歲春二月 南巡迎

駕官署火

公危從於外家人婦不戒於火凡公平生編著
盈累箱篋至是悉燬今存者多晚年作

夏四月回鑿迎 駕推 恩追賜 御書女宗
挺節及教忠額字

公因閒以高祖母林氏義烈事及贈公兆慶忠
孝大節奏聞概蒙額錫

閏四月薦梅文鼎 召見舟次

文鼎所著疑問一書既蒙 御覽深加獎許及

是 召見舟次者三皆 賜坐移時垂問道數
精微甚悉文鼎出

上謂公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惜乎老矣連
日 賜扇幅珍饌又 賜額字曰蹟學參微時
上舟行連日 召公侍講論 御舟迅公舟不相及
乃 命繫舟于 御舟之後銜尾而進公因閒
請曰府兵制壞兵之耗費且千年矣夫一夫不
耕或受之饑況以數十百萬之衆坐而食之乎

古制既難卒復臣愚以爲邊海經制之兵固不可撤至腹裏郡縣爲宜參用民兵給以半賣民兵既有田園廬落又諳委其俗情形勢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指事已散而歸休足以力農如此費之省者以百萬計矣邊海經制之兵亦宜倣古屯田之意擇在所餘地官予耕種數熟之後量減其貲糧惟無地者乃予全給如此費之省者又百萬計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之兵寡

然坐食與惰游無異一旦有事驅使荷戈作止
疲羸奔走不任數雖多何益若羣之隴畝以時
蒐狩終歲勤動必加趨強便捷也臣竊謂此可
爲復古之漸又奏曰官俸累殺百僚幾無以自

給遭

上寬仁憫其祿薄容隱其需求細過然臣心竊有未
允者俸以養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寬仁之恩
借口祿薄之故競爲需求以陷于邪其不至賣

法蹟貨者卽抗顏揚聲以廉自負此於澄敏官
方之道似有未盡臣愚以爲兵費旣省則經費
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給一絕其需
求之門以杜其亂法干紀之路則庶績成熙矣
又奏曰禮樂不興千載夢夢然今樂猶古樂也
臣少時見優劇有爲貞臣孝子義夫順婦信友
悌弟之行者當其慷慨激悍卒童孺莫不沾
襟焉然則卽今優劇文以貞孝義順信悌之跡

亦足以感風俗而成治道獨其鄙俚不經于古
無事實者爲當立以厲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禮
樂可興鐘黍律呂難以遽議若因民間之樂順
而導之此亦用力少而成功大者也

上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又奏曰

上視民如傷屢賜蠲免然蠲免之歲舊逋未與停
止故官吏追呼不輟不肯者或緣舊逋以罔新
額若遇蠲免之歲槩停舊逋之征則民終歲休

息實沾 鴻仁矣

上立子施行著爲命

五月劾治張霖

霖以原布政使廢居家積貲鉅萬恃財爲姦交
通東禁公久聞其惡但以情跡秘詭機狀深密
未能得其領要以故未具彈章至是

上知其揮霍盤結稔惡不悛念非剛正大臣不足明
研其罪乃 命公劾治之

請以李發甲爲天津道副使

天津水陸交湊商民雜處號稱難治發甲至期
年政聲翕然

冬十一月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疏辭不許

公之撫畿輔也於僚吏延接以禮咨訪以誠雖
令宰末員進見時亦與坐從容各令罄所願陳
逮乎課績則揚清黜墨獎長宥眚由是百邑競
奮其厲將卒自營伍而充標騎自標騎而拔千

把皆先擇其材技優者或五六人或四三人命
之校射以中多者爲右選程材而用無所容其
假借至營備以上則又廉其事實以定官評薦
効必允公道大著爲治崇實惠持大體幕中不
延主文之客惟三數儒者相與講求利民之政
日見施行而章牘簿書按時駁發必慎必詳毋
寢毋漏有微弁以事爲帥所辱輒陰持其帥短
長聞額以快私忿者事下公所罪其弁而原其

帥正定屬邑有豪民與庸令相觖幾致民變公
聞卽捕按其豪逾月始以它事斥令識者以是
知公之爲不吐不茹也嘗誡主吏時時清釐冊
籍爲解官計或請其故曰要當使朝解官而夕
可就道方爲不曠厥職耳遇笞杖細案一以速
結爲主嘗言命盜重情反覆以致精審宜也自
餘瑣細亦歲月塵擱則佐證牽連羈候失業且
使隸役得磨舐穿穴以長其姦大非便民之道

故每見牧令諄諄教飭必以是爲深戒又寓嚴
明于慈和之中姦桀旗民有以身扞網者雖依
託深遠公飭檄文下申之以章奏或至十餘上
不得其姦不止旣得則推情準理必蔽其事所
定爰往往附爲令甲宥有揮霍大豪傾貲干請
至使王公意動專員諭指者公概令暫止外署
使告之曰若所從來眞僞總不可知就令來自
邸第然法者 朝廷之公凡屬子臣所當同心

寶惜豈宜以一二私人撓之來者咸嗟服而去
數年之閒吏潔民和稂莠苗秀風不滯行事咸
就理不爲赫赫之聲而有蒸蒸之效遭

上神聖方以久道禎天下福遂召公入輔

選刻名文前選程墨前選易義前選成

公嘗謂制義所以詮經蓋箋疏之流實通經窮
理之梯逕舊有選本至是鞅掌之暇更廣爲搜
集刊校成帙以爲文的所自著曰榕村藏稿凡

數百篇皆發明經旨知文之士爭相傳誦

十二月請豁琉璃瓦二殿閒架之稅

既拜命首途入覲道得旨使卒獻張霖

之獄暫回本任公久知二廠稅重民困然籍隸

京師部僚所指爲贏利知言必無當以故稽時

至是乃卒陳之雖終格于部議因公輔政竟得

差減焉

四十五年丙戌公六十五歲春正月入閣辦事

二月復薦徐元夢

徐公既補部郎中未幾復以媒孽去職至是公
又薦之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有一策對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同事欲高置
之公固執不可黜置下列及入讀卷因奏曰吏
至真貪惡已極矣廉者即假何至反有加罪今
於廉者而故爲逆億誅心之論於貪者則倡爲

真率平恕之談天下之廉者慙而貪者肆矣大
廷颺對而持議若是其於世道所關非細

上深然之。是月冢子鍾倫卒

夏四月充國史館典訓館方畧館一統志館總裁
五月承修朱子全書

始都御史吳公涵承修是書甫數月而吳公卒
值公入輔因以命公先是吳公已牘爲門目
奏可矣頗雜複公請刪併數門以省支離又稍

移易其前後以清次第雖規模體制有所循稟
不爲盡出公意然微言大義醇乎其醇每逐門
纂畢陸續奏進

上披閱不勸其後羣經以次修纂皆自是書啓之

訂榕村詩選

首摘體與三百篇相近者爲古體詩一帙繼以
自漢迄宋諸家之作更欲選歷代賦自屈子訖
東坡爲一帙以殿後寄商那之意竟未暇也又

以歷代文編多有關於學術經濟者將欲精選
一集已命門人陳汝楫摘出四漢文目亦未及
竟緒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是年湖廣總督劾瑤人田舜年僭越事遣官審
鞫法宜斬

上御門議之公曰瑤人去 闕萬里卽負枉固難以
自陳

上方廣綏遠之德寧再命方直有威重者三加明察
使服罪而甘死則邊境帖寧矣

上乃命大學士席公覆審果得舜年見誣狀于是罪
誣者而赦舜年徭人說服○巡撫某因依城社
恣意贓貪御史袁某亦以私故劾之

上不直御史稽于衆衆懼觸諱莫敢言及巡撫者公
獨從容剖別各蔽其辜○陳鵬年宦于江南聲
實甚美時被參誣坐黜一日

上問江南督臣何如公曰素頗得譽邇來頓減爲其
參陳鵬年故也鵬年由是復起用○馬廠旗人
因公遷去復與民交爭

上命學士赫公覆勘之將行公謂曰萬世瞻仰在此
行也學士感其言請部案勘實予民事遂定

四十六年丁亥公六十六歲夏四月校刻韓文考
異

坊刻韓文皆散注考異文於各篇下開有刑脫

無完書時得善本刻之以傳于世又朱子有自
記與季通講論語名翁季錄自明季失傳是春
天子南巡公摺請購募之以備朱子遺言卒不獲

贖顧炎武音學五書

顧氏是書既成厚自珍秘世無知者顧氏既沒
其版沈埋于揚州坊賈閒坊賈將削其版以鐫
它文適有見者以告公公爲贖歸傳于世

冬十一月朱子禮纂成

先命臯軒遍檢朱子文集語類中之言及禮者
分彙哀集公復選其尤粹及衡權斟酌足爲古
今之衷者訂爲此編○是年直隸巡撫因患盜
請立爲十家連坐之法公奏曰盜蹤跡詭秘主
家未必知情況鄰右乎株連非善政也事以不
行○公明習兵韜熟諳海務

上稔知之故每用水師提鎮多見諮訪時定海總兵
需人公薦吳郡嗣是數年閒所薦大帥以十計

大抵皆戢兵愛民克舉其職若吳陞之清操歐陽凱之死事尤武臣中之表表者也。趙公申喬是時巡撫湖南劾提督俞某浮冒軍實致交章繼又以學士某銜命入境供應不厭其欲橫被誣奏

上既稔知趙公清節而公將順諭曰備陳巡撫善狀幽明黜陟白黑如照善類皆爲仰眉

四十七年戊子公六十七歲春二月奏對 乾清

門

時青萊閒有詭稱朱三太子者吏捕致京師

上使繫置別室疊遣內監逮事崇禎者反覆詢以當

年事所對皆舛乃下刑臣如吏議而御門

諭羣下曰我朝滅闖定鼎爲明報仇于明無怨

也假令餘裔尚存何妨禮而厚之無如姦徒影

託自御極來官吏所捕如此比者三十許矣

公因奏曰勝國之遺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

我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寢歲修祀事爲設守
戶遭

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禮四海臣庶皆知

上盛德在躬實能方軼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
以云也

上深領之

夏四月選韓子粹言成

秋七月注樂經樂記

公於樂事備得其條理舊纂爲八編乙酉燬於
火至是乃定周官大司樂篇爲樂經小戴樂記
篇爲樂傳又採經書中言樂者以附經史傳中
言樂者以附傳篝燈至漏下二刻不輟閱數旬
致病故附編未及卒稿今所存附傳之聲律篇
實出手訂至附經及附傳之樂教樂用二篇僅
有遺稿數紙清植謹與門人王蘭生編而錄之
冬十月獨對 乾清宮

時口外回 鑿於道帳殿夜警傳聞洶洶同僚
或詢公曰事將奈何公曰吾與公未親扈從莫
與見聞而事起昏夜真偽未辨

上既天保孔固惟有益廣

聖心徐核其實使蔽厥辜毋傷天性之恩以塞萬世
之議而已比 駕至御門 諭旨憂憤舉朝惶
惴莫知所對公進曰 國家不幸而有此然堯
舜處此直等閒耳

上因注視公公復奏曰以

上聖德不宜有此然稽前史何代無之惟

上平怒觀理徐爲處置但使

聖躬有萬年之安斯國祚有萬世之固此不足以

玷

聖明也

上意稍釋遂還宮有頃召公獨對公頓首請曰

帳殿之警

上果稔知其主名必無刺謬乎

上默不答悵然久之曰此直爲鬼物所戲耳何喪心
至是公曰臣幸荷爵祿鬼物猶不敢干犯況

天潢之胄乎人情尊榮則驕安舒則肆驕肆之行
神志日昏始則偷安繼而惡正聞一善言如刺
在背惶惑顛倒若或憑之則昏之極也

上曰跡其生平誠如卿言然則有瘳乎公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若屏其聲色使凝志寧靜滌神清虛

平旦之氣益生則本心之明漸著矣

上爲首領者數四未幾

上以憂憤乖和輦下物論一日數變公辦事纂書程
課一如平常有以採訪之言摩揣之見告者甫
啓口公輒抑之不使竟其辭或私請其故公曰
爲大臣遇大事惟當灼之以理裁之以義而已
紛囂萬象不足聞也

四十八年己丑公六十八歲春正月會議西苑

時

聖躬益愈 召羣臣會議所宜立者諸臣所議失當
上傳命詰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與衆
同聲耶公奏曰去秋

上問云云臣對云云夫建儲大事也義當決自

聖衷今

上使臣舉一州縣臣竟舉之矣使臣舉一方面臣鄭
重而乃舉之矣若使臣舉一閣部則臣躊躇而

三月六年部
考丁
未敢舉者位分與臣相埒故也今日之事惟宜
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辭語奏乃罷議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

取趙熊詔等三百三人公以科場積弊久極力
挽之既竣事錄文進呈序之畧曰學者存乎已
遇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倖之不可徼愛身則知
行之不可苟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
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于外則將無所不至

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殖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俟其熟而食之哉爲士者旣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薄也且又見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

此不可告人之恩哉公卿之未能免俗者誦斯
文莫不動容知媿焉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薦蔡世遠

公留意人才每遇館選于宿學必加推薦漳浦
蔡世遠者于經史閩洛諸編無不淹貫從其父
講學鰲峯書院粹然一出于正故公特薦之

充冊立正使

既重冊

上爲述公所陳鬼物之說使之朝夕深省且命更
誼善道于是有承指誼公者公曰勤思孝道篤
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

夏五月薦陳瓚

陳公舊爲臺灣知縣有聲是春充會試同考公
益得其爲人會臺灣道副使缺員遂薦用之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四十九年庚寅公六十九歲夏四月韻箋成

韻部一依顧氏古音表至括衆韻爲六攝通用
上去二聲尤得古意

秋閏七月中庸餘論成

八月洪範再稿成

以初稿多于經外發揮非古人釋經之體于是
再成是編

冬十月歷象本要成

既脫稿郵致宣城就正於梅子而後付板○一

曰吏部以推陞事列王思軾之名以進

上曰思軾督學聲名殊減豈可用耶公進曰思軾典
試山左所拔士頗公當初未膺督學之任也

上顧問吏部乃知果誤也未幾遂擢用至侍郎學使
周者已故其嗣裔陰覬卹典部臣爲之上請公
密陳其官聲有玷事格不行其輸直報 國多
此類

五十年辛卯公七十歲春二月奏定爲輸蠲錢糧

之法

歲癸巳實爲六十

萬壽之期

上自以壽考昇平推心仁覆將欲沛澤宇內普免地
丁錢糧因奏事項預示意指公曰

上應乾之健以溥如天之澤萬年有道之長實券于
此然統俟癸巳之年一體通蠲則各省吏祿兵
餉無所支給勢必由部帑發解事增而費繁

分作三歲輪蠲自今年始每年蠲免五省假如今年已蠲四川則陝西姑待來年是今年得以陝西之賦供四川之祿餉而來年又得以川供陝統以癸巳之年爲周則現年五省卽得先霽洪施而敷天之下愷澤環流亦無一民之不被三年內直省錢糧就近協用不煩解部至癸巳之年部帑又可無外解之費于事爲便而于恩尤加渥矣

上悅從之

秋八月摺丐休致不許

公自甲戌守制禁不敢言歸其始入輔也會於
便殿乞省墓

上卽愴然易容至是以年屆懸車義宜引退又自三
月病瘍曠不入直心益不安乃具摺陳丐得
旨慰留焉逾月

上自熱河回鑿適戶部尚書趙公申喬以查核銅

商事與左右侍郎不相能抗章丐去

上以其詞氣憤拂失大臣體意不憚公爲奏曰申喬
詞雖過激而意實無它

上翻然爲之霽容

冬十二月自湯山入 覲於暢春苑

湯山在昌平州之東南山出溫泉故名公病瘍
久丐假洗沐以是月朔赴苑陳謝

上知公當來預爲適館設帳具於暢春苑後禮遇甚

渥是秋江南鄉試穢聲騰聞公入覲頃

上慰藉訖問曰江南有對語云左邱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卿聞之乎左與趙其二主司姓也公曰聞之然此非特主司罪也有編修楊者與趙實相表裏此風不革科場安得真士而取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

上曰聞賊陳五顯雖平民情得無病乎公曰五顯之發非設心爲亂也迫于饑饉耳荷

上垂恩船米三十萬往哺災民泉漳間菜色盡蘇
上行政若此蒼生之福也

上曰有言 朕者曰五顯饑民耳何屢慮之甚耶

朕應之曰若言非也前史民亂率起于饑禍多生
于所忽洪武獨非饑民乎公頓首曰

上言及此是舜禹兢兢業業之心社稷靈長之本也
上曰程朱諸賢以闢佛老爲一大事以 朕觀之奉
之者固非闢之者益增其瀾耳自古帝王如梁

武不足道卽有禁人爲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
其教輒復復則益以披猖 朕惟置之焉能有
無之閒斯其氣燄必然銷歇矣公曰此孟子經
正民興之旨也

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學六經之道爛若中天彼二氏
者自可不攻而破矣公退編修楊遂被斥革

五十一年壬辰公七十一歲春二月奏對南海子

江南場弊督臣多所干預撫臣論之遂致交章

督既布置深密撫乃以身當之

上雖未有軒輊而撫臣別疏論海賊事者誤信傳訛
有所株害

上不悅適駐 蹕南海子 召大臣問曰巡撫言海

賊徒黨萬計信乎公曰沿海島嶼悉駐兵防賊
安所得巢穴以聚萬計之徒黨巡撫生長西北
不諳海務以臣論之此不過什佰不逞之徒截
搶三數商船因以出沒行劫耳夫鼠竊以三兩

五身公年計一
為單行劫大洋不容以單隻成姦故雖什佰糾
結較其情事乃與鼠竊相等頗聞此輩南風輒
出出則依船為營窟此風一吼即潛遁歸惟嚴
飭沿海兵弁謹視風候悉力稽巡姦民自當知
戢且內姦易捕然猶鼠竊時聞何況大洋姦源
安能遽塞若使時和歲豐風行化美郡縣無鼠
竊之偷斯大洋無行劫之害矣不然勦襲傳訛
聲張風影至乃株害愿良甚無謂也

上曰然巡撫不解事今又以科場置沸矣公曰科場之弊半由外簾外簾釐剔有方弊竇之塞者已大半矣然督撫交章國體所係倘加包容已邀寬典至科場情弊人才攸關百年因循于今尤熾若不卒究根株重加懲艾後安所瘳乎時松江提督穆廷斌亦爲督臣所誣陷公代白其清節得調福建陸路提督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凡殿試有違式者例并褫其舉人公請止革進士仍準會試著爲令

夏四月周易通論成

公旣依經釋義爲觀象一書其推本源流根據圖象統論綱領指趣者不欲雜附經中以潤正意乃別釐爲此編

薦朱軾

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

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于

上嗣而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
任滿家居公密薦之起家爲光祿寺少卿

五月夫人林氏卒

集中有誌墓文

六月摺救江蘇撫臣張伯行

時已兩命大臣審質而督臣燄氣薰灼雖負

公望爲柱石者亦偏辭以擠巡撫巡撫旦暮且

危公乃密摺別白

上是之至九月有旨奪巡撫階畱本任督雖不褫
革而召入京于散秩彰瘕得宜風聲樹于四
方矣

秋七月朱子全書成

既裝潢呈進公奏勸曰

上平生爲學必務終始雖律象微蹟罔不窮極杪忽
未嘗中輟此誠壽考無疆之徵也

上悅因曰 朕性喜溫故自童年所習書以及退筆
皆捆藏笥篋閒復玩視不忍棄也公頓首曰

上念勤思舊雖細物不捐敦厚之性與天地參宜乎
勲勤諸臣皆得以功名自保德盛恩明軼漢唐
遠矣公前後復進文學謹愿之士魏廷珍王蘭
生梅穀成等入侍講席每晡後幾務畢

上輒出御經座引諸臣論誦書文逐段披對講論尋
繹寒暑不廢未幾有 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

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
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
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
末

八月獨對西苑饒門

是時復行冊廢

上詣饒門 召公獨對公叩首請全父子之恩

上曰將如 朕何公曰

上既削其名號芟其羽翼以

上神武威明又何慮焉從之公既退私嘆曰數年之
閒是事三變豈一毫意料之所能參付託事大
天命不欺尤不當阿順目前妄生希冀吾前後
三對不過權情度理歸之于是而已若少挾瞻
徇希望之私則波瀾翻覆孰能執其禍福之柄
哉

九月薦劉謙

劉公累官清靜且篤志正學老而益勤

上既召見適閱朱子全書命擬爲序文大見褒許
遂加卿用連擢至左都御史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會詞臣汪霖卒公以它事入對

上怒嘆曰汪霖死無復能爲古文者矣公曰必如班
馬韓柳誠急未得其人若如霖者才固不乏卽
若某案中之方苞其古文詞尚當勝之時苞方

以事繫詔獄由是

上憐其才明奏釋之命入直蒙養齋修纂羣書
五十二年癸巳公七十二歲春正月薦徐用錫

顧氏之學既覈音聲兼論點畫一一推本六書
之意以與說文相考校故從來言字學者亦惟
顧氏最爲詳密徐君以耆宿名彥又精于字學
時方刊刻朱子全書特薦任校讐之事徐君從
公最久每講論畢輒筆記所聞積歲及捆逮後

三
卷
編成語錄三十卷行于世

二月請止捐納事例

時營進之徒布置囑託自邸第以及衙舍無所
不徧所開事例濫雜多端雖素豎正論排貲郎
者亦皆畫押莫敢格其議公獨持不可密奏曰
今四海昇平正慎重名器之時而條議捐納殊
失懲儆官邪愛惜民生之意

上是之事以不行

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 賜御書匾聯及 御服衣冠

匾曰夾輔高風聯曰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

康勅股肱又例 賜諸大臣衣帽

上獨解躬所服用以 賜公用示優厚

秋七月周易觀象大指成

公謂易更三古四聖一心詮解者多不能融洽
而離異視之乃每卦括其大指爲一篇

冬十月充殿試讀卷官

一日自西苑封還公所奏摺于內夾諭旨一
紙乃因內監交結近臣有所咨訪諭中引用
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語公捧誦慰服卽具摺
覆翌日遂遠治內監人心悚然嗣因便見復頌
我朝宮政嚴肅凡給事內監不假名秩奔走
而外無使干預

上又明飭刑法雖辭色不少借官豎之禍庶幾可絕

其源

上深然之俄又有甄別學臣之命原粵東學臣樊者
名聲最下而交結情熟公卿列署議狀卒不及
其人公閱狀訖索筆續署之廷論大服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先是念次公及贈公代有疝疾公壯歲卽苦此
醫者以是爲遞疝不可治及年愈衰下脫愈甚
時因武殿試侍班失調疝疾劇發

上聞卽遣魏廷珍王蘭生省疾所傳 諭至有義雖
君臣情同朋友之語隨遣太醫診視翌日有 旨
擢徐公元夢爲內閣學士免出辛者庫又翌日
有 旨召楊公名時入京又翌日文志鯨以月
選知州隨班引 見有 旨復其翰林職銜公
聞之曰此皆

上所以療我疾也感悅之餘病候爲之輕減

十二月承修周易折中

先是

上以易爲六經之源欲成一書以惠萬世而鄭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屢出圖象命公採擇公依義條答與

上意合乃下諭曰卿畱心河洛久矣見來書愈知理明識遠此事非卿萬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

五十三年甲午公七十三歲夏四月奏免閩賊陳

五顯餘黨家屬流配之罪

是獄也以公奏明其因饑釀亂實情與懷逆背
叛者有閒故惟五顯首惡五人坐斬其餘悉得
免死而地方承審之員猶務苛覈株及家屬擬
充發關東者凡男女千三百餘人公因閒奏明
蒙 恩槩予放釋。一日刑部以彙題具奏得
旨駁正甚多公因入見請曰彙題之奏其厚盈尺
杖徒以下之案臣等亦不能遍觀頃見

上所駁正雖杖徒不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非臣等所及

上曰朕非能逐案查閱也直慮刑獄之臣有忽畧細案之患故抽閱一二駁其舛者以警動之庶冤濫益寡耳公曰此堯舜欽恤之心也

上於三逆叛案悉宥其族屬至容有祿於朝者遂使二千年沿襲秦酷一旦盡湔豈特遠軼前古實足衍慶無疆臣敢以此爲

宗社靈長賀

上大悅蓋

上如天之仁本諸性生公又隨事推廣詞旨深摯如
此是秋京師斷死刑僅二十有四人實爲近古
未觀云

秋八月周易觀象成

公自十八歲卽玩心于易至是而年七十三矣
前後凡易稿數十次是時方承修折中蒼萃自

漢迄明諸儒之說凡三百餘家採擷精純刊取
領要鎔鑄百氏陶冶千載易之道於是大備每
奏進

上御經座引儒臣講論其勤如讀朱子全書時嘗從
容問鼎覆鍊之義公曰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
多凶爲居大位而昵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
亦多凶爲位近君而任剛德也鼎四旣犯二例
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物不可滿

滿則必覆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卽學問而有自
滿之心德必退矣

上爲悚容嘉許者久之公因復奏曰甲寅之亂臣夢
三鳥犯日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來海宇乂安
然臣竊窺

聖意猶以吏治未清教養未備爲念欲使家給人康
風行化偃則太平之象固愈進未艾也

上瞿然曰所爲讀書者凡以此耳蓋公遭遇

聖明自牖輸忠以頌爲規言婉而意至多如此類公
又頻言經學隆汙有關世運

上遂分簡大臣修纂詩書春秋又別纂律呂正義釐
定韻學之書皆命就公是正焉

冬十二月奏明柯蔭獄情

先是總兵官柯彩之孽子蔭陰戍其父獄久未
決御史殷某以受賄指爲疑獄將疏論減其罪
物議沸然公預陳是案本末閒數日殷疏果上

史事公言 卷一
上面加呵詰嚴予斥革人咸快之

五十四年乙未公七十四歲春正月請寬減御

試翰林處分

諸詞臣因試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公以文字不稱與敗檢殊乞從寬減得 旨準以原品休致時雲貴諸臣有請開掘銀鑛者蒙發廷議未及議而公以事見

上因奏曰開鑛一事臣有以知

聖心必非欲牟其利也直以邊黎貧匱或得借此資
生耳然鑛徒聚之極易倘將來鑛盡此輩將何
法以散之奏未及畢

上已數四點首蓋明季鑛徒之禍

上所素稔故也于是特旨不準行

二月承修性理精義

公以前明所輯性理卷帙繁多門目冗複欲哀
精要以便乙覽值

上亦以科場論題僅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數
冊沿習既久勦說雷同欲勒一書爲論目於是
命修此編

薦李紱

因進見頃蒙問詞臣中學問之優者公以紱對
翌日 召見遂自編修擢庶子

三月乞免充殿試讀卷官

公自以年過懸車老不引退于古人之義缺然

每奏事畢畱身陳乞者屢矣至是

上始意可公卽欲拜疏而值西陲有警 廟算方殷
未敢以請乃丐休沐在家修纂性理會殿試因
請不與

上勉從所請焉

復薦楊名時

公念將告歸無以報 國因議樂章事入對奏
曰楊名時篤學力行于今無輩臣崦岷景短無

以自效其未盡之志此人若蒙任用必不負

思知臣雖歸骸泉壤

上猶得以考其然否也

上連爲首肯

周易折中成

公之承修是書也每奏進

上有疑義輒下公所公解剝敷陳

上常意徵有所批糾卽應時改定

上嘉其冲挹益虛已盡下至是書成命校刻內殿
又與朱子全書俱頒付直省各別刊布以便士
人購誦

夏四月奏駁復行例生之法

先是三逆初平所在支費不繼不得已聽人輸
貲充名費序號曰例生時卿貳中有欲修復舊
法者公方以詞林散館閱卷于西苑之別署其
人袖所具疏向公自述其意公立斥之語極峻

厲旋復入奏是法妨學害正非 盛世所宜行
由是疏入得 嚴旨譴駁焉

六月疏丐休致 予假二年

爲奏畧曰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三年前具摺
丐休蒙 恩慰留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復申前請又蒙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
特加刪輯以惠萬世 命臣承修易經性理臣
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

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于區
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
將次告成故敢瀆懇允臣休致

上雖已垂 恩許及見疏終惜其去乃下 溫綸予

二年假

陰符經注成

時方裝做從門人王之銳請遂成是注

秋七月性理精義成

亦校刻內殿欲用爲論目適公丐歸異議者沮
之不果行

八月赴熱河辭陛 賜御書匾額及 御製餞詩

將至遣魏廷珍迎于道次旣至又爲適館設具
連朝 召見再 錫宴于內苑遠處 賜匾宇

曰謨明弼諧且傳 諭曰 朕心藏久矣欲俟
卿屈八旬用以壽卿今卿將歸故 特寫賜又

賜餞詩曰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 廟謨

辭闕憂 君千里外引年捧日萬方敷秋霜昔
歲明臣節崑玉冲襟決勝符暫別 恩榮 宸
翰餞勿勞遠念慰長途復 命王公以下皆爲
和章于時

世宗以視膳隨侍所賜詩曰舊學耆年本鉅儒綸扉
勵翼奉

皇謨老臣報 國清風著

聖主崇文湛露敷鳩杖暫尋巖壑去 龍章直與日

星符蒲輪竚望還 朝早莫令 宸衷念遠途

上又推 恩追 賜公六世祖森匾字曰急公尚義

父兆慶聯句曰一念懷明主終身思舊恩別

賜公叔父原任永州總兵官日烜匾字曰方重淳

深弟歲貢生光坡聯句曰道通月窟天根裏人

在清泉白石閒公造膝有所陳請

上以公耳重慮屬垣語洩手書作答公捧讀訖

上卽手燬之如是數四外廷莫得聞也已又曰人老

苦耄 國家事大而 朕年高且夕惴惴深以
爲愆公曰老而耄者神志損耳此在庸人則然
自古賢聖年益高德益劬烏有是哉

上曰奈非賢聖何公曰不自聖者聖益聖不自賢者
賢益賢

上兢業若此斯清明在躬之本也此公將歸復 召
見握手爲別公叩首請曰西師之役臣每欲有
云然臣事

上久知

上更歷持重必無輕舉妄動之事惟乞深爲留意

上許之乃曰卿雖家居政事有不便者當密以聞公

頓首謝隨進篆文五經一部乞更賜刊刻以廣
篆法之傳

上卽頒付內殿如其請是日復賜公肩輿遍遊內
苑禮遇莫比

九月出京師

門人蔡世遠從因指受龜卜古法遂成卜書補
亡凡例欲勒成一書未及就

冬十月道出鉛山謁鵞湖書院

集中有書院記文

十一月次武夷山謁仁智堂

作詩磨諸石詩曰昔年長老逐遊興從問何處
名山盛迹遷莫須敷淺原曲深第一武夷逕尋
幽易步衆壑殊獻奇觸眼羣峰競宋家南狩西

山西光穆嫠女開賢聖居于夫子似鄒魯來往
未曾拜舊宇此行棄舍浙江舟取道迴遠西水
泚探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
謝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苦高山巋然哲人邁
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
歸樸楷下竿淺刺寒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
看來齋寢微茫誰念前修久相待公見堂宇多
圯偶修之總督滿公保董其事廟貌一新

十二月至里

妣太夫人之喪公既抑情守制至是折中古義望鄉變服行奔喪禮于墓次乃後謁廟歸家焉五十五年丙申公七十五歲春三月摺請分甄學使之無罪者

時用部議例召前爲學使後歸休者概行派差公見其賢否同辜無以激厲清公乃密摺請加分甄于是劉謙沈涵等皆邀開宥

夏五月 旨趣還京摺請展限

公至里未半歲

上念公乃 命魏廷珍密傳

上意促還京公念身爲耆老大臣雖被 恩深不敢
硬守常節然進退有體瞻聽攸關若遵密傳戒
道外聽莫審所由便疑于貪慕以羞 朝廷乃
請展限並乞明勅督撫敦趣時方訂正家禮得
旨遂不果

六月葬冢男鍾倫

秋八月大學古本私記中庸章段成

公之居里也約束鄉族課訓子弟和而毅寬而
粟所嶽嶽董勸不少假借者自孝弟始農忙晴
雨咨嗟公出禱無不立應由是姦盜屏息狙獍
失恃工賈咸若風雨大和方是時知泉州府事
者山東劉君侃知安溪縣事者江西曾君之傳
皆承公意于府則重修府學于縣則特建朱子

祠各爲延師教授而巡撫陳公瓚亦因鰲峯書院之舊而作興之請師于公公薦蔡世遠以董其教事

冬十二月葬夫人林氏

墓在安溪光得里之仙苑鄉

五十六年丁酉公七十六歲春二月還朝

公既摺請旨下督撫敦趣遂以是月戒行

次福州講學於鰲峯書院

事具集中鰲峯講義因顏其堂曰道南嗣音

夏五月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注成

諸書舊稿盈捆充篋未及詮次至是于舟閒訂成之

六月至京

時因避暑駐蹕熱河公將趨觀

上以三庚水潦命俟處暑後公具摺謝并奏明未觀

天顏不敢入直辦事

秋七月赴熱河 陛見丐休不許

禮遇如辭 陛時公力丐休且曰老臣戀

主之心何忍遠離 闕廷直以進退有道而疲老趨

蹌一有失墮便爲上辱 國體義宜引去非但

私爲骸骨計也

上命且入直辦事俟回 鑿更議之

冬十月回 鑿丐休不許

迎 覲于湯山陳丐益切 命明歲

萬壽節後更議之

十二月遭

孝惠章皇后大恤

自

太后違豫

上移次于蒼震門內衣不解帶憂瘁成疾羣臣見
上春秋已高恐遭大恤不任哀勞凡諸喪禮乞從省

節而

上至孝純誠必欲勉強自力不爲俯允公乃酌古準
今爲奏曰漢儒鄭康成精于禮者也其論國有
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朱子嘗據以議于
朝卽朱子平生最謹于禮及老不任拜跪亦惟
坐視子孫行禮而已臣等雖愚豈不知

主上孝思維則爲萬世師然此皆先儒之明論前輩
所已行似宜稍抑

聖情遵昔制

上乃從之嗣而

太后大行

上以思慕過甚所患益加內發 諭旨命頒示中外

其中多有可駭句諸大臣皆知宣之不可無不

惶愕失措者公徐捧 諭旨就坐處別訂一橐

以進

上怒以擅格 詔旨下部嚴議仍發原稿立令頒行

諸大臣益震公又再訂一稿以進復奉 嚴旨

如初于是有欲順 旨頒行者公固持之密謂

馬公齊曰此事當以死爭又更訂一稿以進奏

入

上亦意悟因留中不發事獲寢俄以議

太后廟號事公已定式付所司同僚中或強作解事

陰改之式與禮違奉 旨切責羣公皆深咎改

者公無一語惟例入謝罪而已寮列無不推服

五十七年戊戌公七十七歲春二月廷議三次

時 國儲未預

上孝威嬰疾章奏倚闕百僚惶震公堅卓凝定獨特
正論不爲浮說所搖每入班列無遽言無厲色
蹇不至激和不至隨懇懇獨摯以求建 國是
朝野胥倚重焉方廷議時有挾覲倖之私倡爲
邪異以撓僉謀者公卿相顧莫敢扼其吭公侃
侃與辨旣三日議不合公卽膳摺別奏異議者

方屈前後如是者三已而

上聞之歎曰大臣中每事爲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
老臣耳大學士蕭公永藻謂公曰公計不遺義
辨不傷氣是何識力之定涵養之深也居頃之
閣臣有以摺請建儲詞不別白被議褫職者諸
閣臣入請

上顧公曰請立國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屢矣
此何罪命置之衆由是始知公之造膝非一

且深服其慎密云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時

聖躬益愈駐蹕湯山嘗奏事頃以湖南巡撫需人
顧問公公薦吏部侍郎張公廷玉

上曰此人朕所稔知但銓衡要職難以他授也公
復薦雲南布政使劉公啓

上曰滇方用兵藩司亦難易其人因語及江南總督

某山西巡撫某公對曰此二臣者臣實未聞其善聲後二人俱果以贓敗

夏四月復丐休

爲奏畧曰去冬臣在湯山丐休奉 旨俟

萬壽後具本嗣值 國有大恤神人悲憫豈臣子言私之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亦無暇爲草芥微命計矣近者仰瞻

聖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
邦家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若老不引
分則招惹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深
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時閔臣
王公揆以病在告

上命俟其入直當遂公所請焉

詩所成

時又注釋尚書甫成七篇而公薨矣尚有文集

四十卷別集五卷續集若干卷行于世

五月丙子公薨

前一日改定洪範訖憮然曰吾年二十三始注
洪範今又詮此大體猶是但覺意融理洽不必
多著注釋耳有頃疝疾大發翌日午時薨于正
寢公自幼嗜學髦而益勤雖政事鞅掌稍暇卽
憑几編著丹鉛未嘗釋手自羽翼經傳而外凡
諸子百家下及星日命卜之流莫不旁涉會通

以滋其神明之貫常以晡後集諸生講論答問
析疑疊疊循循漏下二三刻不倦每有述作輒
令諸生傳視有能發其覆申其義者則喜動顏
色與相參酌往復應時改訂沛如也天秉易直
與人交讓美分過無所矜吝至心樂善聞一善
言見一善事則顏開神愉稱道不啻口出于方
正有學之士薦而引之惟恐後時公或未識其
面其人亦不知公之實薦已也所薦士多不諧

俗每以舉主蒙譴而終不以替其好賢之心平生履險涉機切自磨厲自兵革倥偬以逮朝端
輓琬雖鑒別內朗白黑瞭然而一被以春和未嘗犯壯頰之戒卽至衆沫叢輕岌岌乎有漂折
之勢亦皆處之以艱貞加之以憫度曾不少罰爲芥蒂故終其身清夷平曠對之者皆躁平欲
釋有接席頃而慮獨神蛻者性本畏謹然至於赴會肩鉅則精誠自斷卓然不搖每諷朱子所

誦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蓋其內力厚矣晚遭

主上清明聖學日新而公又積誠啓沃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每逢

萬壽羣下多進古玩公獨以舊板名編奏備乙覽逮
壬辰後簡編日御遂益以羣籍爲廚經書爲膳
道教休明揭于中天焉至襄贊機務考覈官評
責實布公敷奏詳雅其所尤加意者推廣德心

扶持善類，以益培邦本，厚樹國楨。

上往往俯從其言，所全尤多少。時持己剛方，英氣蘄
蘄及年益高德，益卽則終日怡然。雖遇事而怒，
而辭氣雖和不改。其常政府論事，衆見宣騰，則
反覆開譬，務盡事理，而終無異同憤怫之色。或
言有裨助，則舍己從之。其開誠不欺之心，翕然
見諒于上下。

上覽遺疏震悼，批旨有惟朕知卿最悉，亦惟卿

知 朕最深之語蓋明良之遇曠千載而稱僅
實有在於文章政事之先者 特遣工部尚書
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自行在馳京護治喪
事 命皇子臨奠臣僚會哭厚子賻贈又 賜
祭葬諡文貞其文曰昔當盤錯之時特挺冰霜
之節初奏書於殿陛克矢孤忠繼贊畫於軍麾
備彰勝算功成勘定賞懋官階入長中禁之詞
臣出貳夏官之邦政總文柄者二載秉節旄者

七年歲月滋深委寄逾重凡茲敷歷各著賢勞
擢登喉舌之司簡在鈞衡之地居心翼翼期素
履之不渝奉職孜孜務遠猷之入告至於專勤
好學博洽多聞徧窺秘府之珍函詳究遺經之
奧旨朕久翫義文之易獨窮理數之原惟爾
虛衷隨時請益每共研尋終始辨析精微嘗累
日而未休恒他人所莫解君臣之契特有深
焉隨宣索平生所著書錄藏秘省閏八月發引

南歸復命皇子臨奠百官咸會遣行人王道成護送歸里以五十九年庚子夏四月葬於安溪輿二里之百葉林至期布政司堂上官衙命設祭墓次先是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已心重公名德會兩賜匾宇一曰清虛怡簡一曰昌時柱石至雍正元年春首錄舊臣名節之尤驗白者特贈公太子太傅十一年復加恩崇祀賢良祠賜祭一壇

--	--	--	--	--	--	--	--	--	--

前
身一

七